





新刊宋學士全集卷第二十三

賜進士第文林郎浦江縣知縣高淳韓叔陽彙集

後學浦江張元中編次

庠生張孟纓校正

墓碣

九十章

太初子碣

宋之德深遠矣暨其衰微不振人能取其國而不能絕其子孫  
百餘年間顯官名士森布於天下當世稱多才者歸趙氏此豈  
人力乎非天曷能致此乎吾於浦江得太初子諱良本字立道  
其裔出於周王元儼至太初子十世矣太初子六世祖士翽為  
處州兵馬鈐轄高宗時來遷睦卒贈武節大夫武節之子武義



即不玷復自睦徙浦江高祖武經郎善近曾祖武翊郎汝祖  
崇後父必俊自祖以下始不仕皆以儒名至太初子尤異焉太  
初子少時好讀書從學于鄉先生吳貞文公萊通經史大畧不  
喜專精爲章句有得諸心輒見於行事其言纒然可聽其爲家  
以禮取友必君子凡所友者善譽惡諷終身不變也妹歸樓氏  
喪夫二子楨楠幼樓氏族利其貲欲以計奪分之楨慙官未報  
天死長老有閔是婦子者爲言于縣縣擇可托孤者皆曰苴賢  
於太初子且其兄也可任縣籍其貲具土田符太初子主之太  
初子視孤甥如子既長授以其籍絲髮無所私太初子行方嚴  
有度柔仁者咸慕與親剛愎者惴憚不敢過其門翰林待制柳  
文肅公貫太初子父友雅愛太初子爲人命從朱先生震亨游

朱先生老儒通醫術最嚴毅不許可庸俗士獨樂太初子盡傳  
以其術太初子謂吾欲及物而患無其道今乃得之遂發其術  
濟病者甞人來問藥與畢麾去不取賈監察御史聞太初子精  
於醫薦于朝授以醫學正太初子咲不就而太初子之嫡亦且  
長於是太初子謂曰兒善治而家吾將休矣遂闢一室以居研  
摩養生之說朝夕粥一器不御醢塩蔬蔬盛暑不箆浴烈寒不  
附火踰三十年無懈意至老須髮不少白人望之以爲直神仙  
人而太初子亦若有所自得人莫測也洪武六年太初子卒年  
七十先卒之一日坐床上謂人曰明日良吾將歸矣顧稚子取  
筆與簡預書斂葬儀曰衣我楮衣履我繩履履二量宜用弊者  
無華侈汗我至日晨興冠衣正坐啜一食斂手瞑目撼之則逝



癸二月十五日也三十日葬于華表山之原夫人戴氏先四年卒合葬焉太初子嫡曰友昌孫曰季昇季昇曾孫曰同璿同璿同璿交太初子翁季間最久法當銘銘曰

人之將寐昏氣乘之形憊神疲不能自持矧惟死生世之大事誰能兩忘談笑而去猗太初子脫然天游與道始終知命不憂曷由致斯其欲甚寡形且頓忘孰不可舍世之鄙夫雄傑一時疾病之臨鼠伏狐悲太初之道匪神匪僊充乎兩間無後無前

劉府君碣

烏傷劉君大音字韶父疑貌寡知撫世一以誠人至於不心欺當四筵合座響聲撼屋居處其間默如也或出一言輒中肯綮而萬理皆解且才識夙絕人多嗜腴田設功穽期必獲焉君曾

不舉目睨之世咸以病君君曰吾將利吾胤耳子柰何欲陷之邪未幾多田夫苦賦歛繁荷械走冰雪中咤曰劉君其智人也哉歲稔盜夜半入君舍攫金以去君揣知其入帥子姓蹤跡于野遙見一家燈熠熠紅君曰此是已隔虎落偵之盜方轟飲味爽縛送于官盜爲衰止即欲盜斷舌相戒曰劉家翁在何地容吾屬乎族人瀕死于方乳以業券泣授君曰非君仁厚不足以保此有子與無子同願爲盡心焉君減券篋衍候子長召而觴之枚數以還祖揆弗逮事父訓復蚤世君每思之必潸然飲泣奉母李夫人唯懼有拂其志君之弟晉繼於別宗夫人愛之甚泉若布君縱其欲弗敢靳其焚券周急拯難嫁娶又不一而足嗚呼非古之所謂吉士者邪君之傳裔有家牒中奉大夫公亮



五世祖也家嘗顯矣君雖不登仕版其行無歉者娶余生誠剛  
魯道四男子及女二賈叔文宋慎其壻也卒以洪武辛亥十二  
月三日葬以癸丑十二月某日壽七十二墓在瀟溪黃垣之原  
從先兆也剛既從予學經有文聲而君女又歸于冢孫義當銘  
銘曰  
王孕于山其木華滋淵產靈珠水則有輝鄉有吉士俗醇而熙  
一旦死矣吁其悲

進賢朱府君碣

先王之法不行於後世道隱民散仁鄙壽夭貧賤強弱爲吏者  
多弗暇問於斯時也百里之邑苟有忠信之士聳善扶誼以裨  
助於政教不亦空谷足音之可喜乎如府君者誠可銘也府君

諱志同字與可姓朱氏進賢朱方里人曾祖仁無嗣其妹適宋  
某年進士豐城袁某生梓梓遂來爲仁後府君之祖也父粹中  
字幼純漕貢進士有材畧德祐世變能聚兵立堡以衛一鄉寇  
鋒不敢近府君天資亮直尤好赴人之難科繇或不平視其力  
卑者飲助之間右作威福鉗劫細民不敢少吐氣府君奮然爲  
直於上官人人敬畏不敢作非義事縣大夫聞之嘆曰是剛介  
不群者也是有補政教者也遇以賓禮民間利病必一一詢之  
府君爲之傾盡邑以治最聞天曆己巳大儉民有菜色部使者  
行縣延府君于庭叩以勸分之策府君曰進賢雖小邑其藏粟  
者何翅百家計其飽妻孥外有餘則輸于官分給餓夫使者一  
罄咳間所活數十萬不難也然示之以至仁布之以大公衆將



樂於從化願力行之行之當自志同始使者曰君言是也命即  
爲之三百里間無填溝壑者府君義聞彰著監察御史有嘉其  
能者首以茂才薦府君自度不能隨俗浮湛力辭不就築室白  
湖嶺之陰鑿池種樹若將終身揭文安公爲扁堂曰真村文白  
先生范公亦爲賦詩江右學者多傳誦府君篤於訓子闢館舍  
聘名師使其子渙就學族姁子弟貧而無資者悉聽已而渙學  
大進如水湧山出復使畏畏糧遠遊以充其學識束脯裝錢之費  
雖鬻產給之無倦色不幸渙早世府君嗚嗚而泣復召諸孫夢  
炎訓之如訓渙夢炎晝夜奮勵雖寐不敢忘學既成登至正辛  
卯進士第奉觴爲壽府君喜曰爾不負吾所屬矣元季兵起夢  
炎奉府君辟地南昌之蜀溪未幾以疾終癸巳春正月某日

壽六十六秋八月某日始自蜀溪奉柩還葬白湖嶺之白楊院  
初府君愛白楊風氣回旋有卜藏兆之意及是見夢於人曰吾  
將寧魄此地矣衆咸異之府君性耿介人有過必詰責之雖面  
頸發赤不少恕家政嚴肅闔門千指罔敢有違教條其於勢利  
分華之欲則澹然無動於中鼓琴吹簫酣咏水光山色間有不  
知老之將至也娶臧溪吳氏子男二長即渙卒時年三十五能  
古文辭虞文靖公甚器重之遺藁若干卷其門人素鏤鐫梓以  
傳次紹信後府君四月亦卒女二舒某胡某其婿也孫男六曰  
和曰夢炎通歷代文獻之學如指諸掌禮樂家賴之曰良曰厚  
曰碩曰惠曾孫九則以進以任以武以應云云也府君葬後二  
十五年濂待罪國史會夢炎官于儀曹實與之同朝夢炎自狀府



君行持來告曰李翱有云先祖有美而不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夢炎竊爲此懼願吾子有以昇矜之墓門有石亦既琢而礧之矣濂不敢辭銘曰

剛腸斥邪勁弗折一見未語心已惕庶幾今逢古遺直義聞如泉漸洋溢勸分有策昭厥績繡衣使者加薦辟堅卧不起志非激膏肓久矣縈泉石少微星昏風夜黑白揚有祥闕玄室孰不靈涕何嗟及有孫文章成五色君子於茲觀世德

南澗子包公碣

烏傷縣西四十里爲南澗子所居其鄉曰智者里名脩政南澗子生於宋咸淳乙丑九月二十日眉目秀整信書學文皆過人年五歲見伯父記飲中八仙及大曆十才子名隨記隨失南澗

子牽衣問曰翁何健忘耶兒雖耳聞已熟於心矣因歷數以對翁大驚及長銳然尚及古人朝負耒出耕稍暇輒躬親杵臼井竈之事及入夜方懸燈挾冊琅琅聲不絕終能暗誦春秋左氏傳三十弓一字不遺名動遐邇閭右之族爭聘致爲弟子師南澗子專以講解章旨爲第一義且曰自先世逮吾凡十世皆以教授學徒爲業其所相傳不過如此而已弟子遵其教者皆不悖師說爲良士性嗜酒雖至百觴不亂當酣適之際听巾獨坐高歌八韻律賦抑揚高下音節極可聽聞者猶能識前進風致濂之祖太常府君與南澗子相友善嘗延於家塾俾諸孫師事之而濂甫十二齡亦預其列操觚賦詩動輒十餘首南澗子酷愛之既而濂以家單稍不事觚翰南澗子移書於先君尚書公



曰公之子終成偉器豈可使嬰世利而志不專耶外物去來猶  
春花之開落唯問學乃身中之至寶耳先君深悟其言命擔簦  
遠游至今幸忝簪纓之末皆助導之功也南澗子無機心撫世  
酬物洞達出肺腑相示人無賢不肖皆樂親之壽七十二以重  
紀至元丙子二月十二日卒瀕卒危坐賦詩有脫胎換骨之句  
俄頃而逝其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葬于家後五十步祔祖塋也  
南澗子諱廷藻字文叔自號南澗姓包氏出合肥孝肅公拯之  
裔公之子綬生壽年壽年執中初遷天台執中生通直再遷  
金華之松溪通直生蕪之蕪之生昶三遷於今里昶生凱凱生  
震震生文煥南澗子父也母盧氏望江丞殷之女繼邢氏南澗  
子娶史氏生五子士瑞士祥士安士梁士華孫五人文貞文是  
文旺文彬文賢士梁有學行善繼父業與濂州角締交間以莫  
文爲屬濂游宦南京二十年久不克爲今年春蒙 恩致政而  
歸士梁復竭蹶而來以巾前請近嘗謁拜墓下寒草淒迷徒增  
古今之感乃書其所知者以授士梁不待狀之所具也銘曰  
師道之立善人斯多奕葉傳經無敢訛才良俗善資漸摩何以  
表之銘澗阿

故紹興路總管府治中金府君墓碣

并序

濂來浦江聞縣有先達之士金公歷官多異政時公沒未久也  
會邑令長請脩圖經縣之人物法當登載文下七鄉徵其實會  
公家有故不以事來上其詳無從知之詢于大夫士情之好惡  
不同言又人人殊不能聽但畧附公氏名他傳至今以爲懷後



十有五年公之子昌祖始具治行殯門泣拜且謁銘濂因得備序之揭諸墓上且使續縣志者有采焉公諱德潤字君澤姓金氏世家彭城五世祖碩德始遷婺之浦江曾祖載祖文興父定字正甫雅好施貸而不償則裂或作併券棄之以公貴累贈奉議大夫婺州路總管府治中上騎都尉追封大興縣子程文憲公鉅夫爲銘其墓妣吳氏累贈大興縣君公少有大志不屑事耕稼視其手曰吾掌腴且厚如此肯浮沉田間乎年二十餘遠游湖南入憲府學書獄客東廡下中設木榻旁鍍金之屬寢食於是繕案牘於是終日危坐休沐未嘗出時踈齋先生盧公摯爲部使者每見人散後唯公獨留心錄其勤選爲潭州府史公辭曰明公不以德潤爲不肖俾吏于潭然潭之戶口踰五十萬事

必劇甚非長才不足以任之若區區者得一閒曠之所稍讀律焉則明公之賜也大矣盧公尤嘉之如其請移桂陽越三年補湖南道憲府書吏久之遷湖北贊使者發姦伏聲達湖廣行中書辟理問所提控案牘以年勞及格授台州路錄事判官階將仕佐郎豪卒贖人珠人贖焉卒愛珠潔意將乾沒之給曰汝何多忘珠已歸汝矣其可再乎人訟于官公訊之卒諱如初因去卒巾跪于庭使人持去謂卒妻曰汝夫令索珠恐汝不信特以此爲驗妻視之果夫巾也啓櫝還之卒大慚服薛記擊陳源死薛行賕上下以勢扼諸孤亟藁葬其屍寃莫能伸公白發之歷二年屍僵如生抵薛于辟辟浙東道宣慰司令史考滿擢將仕郎平江路總管府知事未上江南行御史臺薛令史以病足辭



尋之官平江轉承事郎常州路宜興州判官新學宮祭社稷壇  
壘架長橋民賴之州多盜公閱盜冊察其尤器校者鈇左右趾  
役于官三年之間外戶不閉建文會以激攻科目者文既集請  
名進士第其高下賞之有差公去日民爲立遺愛碑改承務郎  
嘉興路總管府推官屬歲大水禾不登道殣相望其壯者謀曰  
吾儕等死耳飽死可乎乃群詣富人貸粟弗從竟囊之而奔諸  
聚落皆然縣州坐以強斂案且具公原其情悉傳以輕典脫死  
者六百人民感泣曰推官生我推官生我拜而去已而足疾寤  
劇遂上疏乞骸骨以奉議大夫紹興路總管府治中致其事公  
爲人忠靖而慤勤讀書至老不釋卷當入吏時操觚或不能成  
字後解屬文詠詩論議出入經史蟬聯不少休日以性褊躁據

古之有容德者成類各贊以詩號曰紀悉之書趙文敏公孟頫  
虞文靖公集皆深有取焉生平無他嗜好視貨泉如上梗唯愛  
聚書多至七千卷居家謹禮度劇暑鑲金不冠帶不見諸子奉  
先恭甚月旦十五日必帥家人謁拜先祠下撫媼族有恩嫁娶  
不足者助之遇歲儉割秩祿濟之每思效范希文買義田爲經  
久計有志不就其蒞官則清心寡欲祿或不給取貨于家以繼  
其用惡豪強之蠹良弱極力鋤剗所至皆屏迹人呼爲健筆云  
公娶王氏累贈大興縣君重配何氏封大興縣君子四人長曰  
壽祖以公廕授昌化尉次即昌祖通儒術能紹家學者也次日  
紹祖次曰光祖壽祖光祖皆相繼卒女一人歸姑蘇鄭善孫九  
人曰教化曰不花曰瑤曰瑋曰剛曰忠曰聰曰滿曰昇孫女六



人其一適張輝餘未行年六十六以至順四年二月十五日卒于家十二月某日葬于後金之原嗚呼公起于丞庶不從貨取不從權勢而致不從奔競阿附而獲直以累積勞烈縣歷歲時而躋五品服卒使澤加於民聲流於時榮號寵賁于先人誠可謂難能者已銘曰

健翮維隼兮寧不奮飛捷足維驥兮千里以馳豈卓櫪之可淹兮而絛鏃之足羈吁嗟夫子兮其類是為翩然高舉兮物莫能翳之命服斯皇兮終易布帛聲號赫赫兮如飈四馳雖宰木之已拱兮芬烈羽而未除揭微行於隧道兮尚來者之可期

故承事郎漳州府漳浦縣知縣張府君新墓碣銘有序

張之為著姓尚矣自軒轅第五子青陽生揮為弓正觀彗星始

制弓矢因姓張氏歷代以來勲賢軒冕未嘗乏人其居饒之德與吳闡里者諱鵬仕唐為節度使至五季時子孫猶授節鉞宋天聖中龍圖閣直學士壽嘗同文潞公諸賢為洛社耆英之會暨還饒見旁縣安仁有山名若嶺林樾蒼潤靈氣迴合因移居其下五世孫一清中特科進士第一與同邑湯文清公最相友善推究經傳反覆詰難必得肯綮乃已自時厥後族日以蕃讀書之聲琅琅乎西東擢上第者凡十預薦送者二十又七薦紳以為榮一清若干傳至宣義郎某宣義生其舉進士上南宮歷斥時政之弊有忤執政遂下第其生英肥遜終身飲水著書以自樂有春秋屬辭若干卷藏于家英之兄國學上舍某當宋錄將訖帥安仁義帥從謝枋得勤王及戰敗家遂為墟英子禹受



方在幼最號孤貧後能遵廢舉之術大振其宗田貨悉逾於前人初無嗣育仲兄某之子璵爲後年四十七始生府君府君諱理字王文十歲通經史十五能屬文父悅曰吾宗書種弗絕矣爲築義湖精舍於室之南偏聘明經老生爲師遐邇之士鼓篋而來咸食飲之由是游從者日衆而府君聞見益廣縣令長嘉之旌其里曰儒賢云府君以累世科名欲起而種其後復往從廬陵王君充耘習爲程試之學較藝江浙鄉闈不中遂學詩於翰林學士承旨張公翥張公見府君襟度冲曠深器之悉授以詩家之法府君寤寐不忘虞文靖公集覽其所賦擊節嘆賞不少置至正壬辰蕪黃妖寇相挺爲亂破饒州已而安仁繼陷殺戮到雞犬府君携家避去臨川時江浙行省左丞老老公江西

行省丞相亦憐直班公也兵信之戈陽望驅相望府君遺張世英請檄起兵遂同弟瑒間道歸安仁聞外孫陳政養甲士三百以自衛府君召政與計事命伏兵于戶內惟牛醢酒誘偽帥二十四人醉飲于庭縛送于官斬之復諭其部曲曰爾帥已成擒即宜改圖稍緩成莖醢矣衆翕然歸乃研墨汁署其衣曰興安義兵二日之間得健兒四千金溪白砂盜周謙入境鈔掠府君命瑒將健兒往逐斬首數百尋殲之白砂盜平丞相出兵平饒號一十萬至貴溪瑒以兵迎一鼓而安仁復瑒受命攝縣事僞將軍彭浩擁七萬衆逼丞相於團湖丞相兵欲退瑒部騎卒執麾前驅丞相遽下令出戰浩大敗斬首二萬級積屍如山瑒導丞相前進復饒州軍士乏食且重以疫癘府君率縣大姓輸糧



一萬二千解散之時寇盜充斥南通閩北適燕唯安仁爲便使  
者乘傳而來絡繹不絕皆仰給府君家爲之貧江西劇盜黃廉  
舉猖獗不可制左丞火你赤公檄瑒共平之府君授瑒計焚其  
窟穴賊遁去別據岩險爲拒守設伏于道瑒乘勝深入賊突起  
而躡之瑒力鬪而歿府君失聲哭曰折吾右臂矣吾當上告方  
伯以復爾仇下命介子以奉爾祀庶幾盡吾心爾遂急攻廉舉  
廉舉懼別降江西行中書未幾復叛府君與王伯美夾攻大敗  
之殺其兄廉靖廉舉夜走松溪吳友文械送府君獻諸幕府屍  
尸市且求殺瑒者五人烹之而以中子爲瑒後里歲儉人多餓  
食府君移粟以振仍禁山谷戢勿出鈔道商賈懋遷如承平時  
四方辟地者三百餘家皆依府君以爲安五年之間號爲小康

辛丑歲八月大兵取九江九江與盱江連府君知天命有所屬  
往贊其守臣王公溥以全賊內附 皇上召府君至南京擢知  
徽州黟縣事黟在萬山中自近代來高陵鉅壑皆有賊民不堪  
命會部使者至府君力陳之言與淚俱使者以其事聞下營田  
司核實惟田輸糧餘皆置不問黟民得以少舒秩滿改知漳州  
漳浦縣及行民爭擁馬垂泣而送之漳浦接連溪洞民善亂舊  
於其地置汀漳屯田萬戶府及入職方 詔徵屯田軍赴京萬  
戶吳世榮遂叛府君集民兵攻世榮戮之具上奏 中朝免其  
徵海寇林仲明鄭惟明鄭君長恃能出入海濤先後爲背叛漳  
州衛兵雖嘗剪除而渠魁逸不可捕府君悉用謀致之磔裂以  
徇民畏威不復敢爲亂俗尚妖術呪物食人久則成形於腹中



物動人輒死云役其魂爲奴府君庶知之毀其淫祠數十區其害遂熄邑多良田其隄防爲潮水所齧鞠爲草萊之區府君脩築之百里之間皆化爲沃壤土豪羅季二族黨與甚衆恒持官府短長府君徙其家遠方事始帖帖府君且謂蠻夷不知禮義無善教以牖其良心爾乃爲脩學聘師集子弟而誨飭之三年之間政教大治府知事孫希顏嘗有求而弗獲及以贓墨敗誣府君以白金百二十銖爲贄刑曹逮府君坐以不宜與事已釋將趣裝南還忽邁心疾恒怛怛若絃目不暇瞋遂卒實王於江寧藥氏其時則洪武五年三月五日壬子也年五十九同門友夏君通爲稱貸襲歛以其月日權厝于聚寶山府君娶臨川王氏出荆國文公之後吉水州判官某之孫女也先七年卒子男

尚德次九德即爲塚後者次報德女常德適臨川許觀孫男三人桐木東府君天性孝友父病亟夙夜顛天祈以身代仍割股和藥以進疾乃瘳後二年卒事兄璵唯忠弗獲其驩心然操履剛介不諧於流俗而非義之財絲髮不取故居官之日命其子負販以自給及其歿也橐無一錢識者頗哀焉瀛爲左史時見府君清溪上府君方以意氣自豪醉墨淋漓有鸞踏鳳翥之勢頗異其爲人自是數與之游暨別去爲縣聲跡不相聞者六七年遇與府君交者輒詢之皆不能道其詳今年夏忽有表經踵門者則府君之子尚德也驚而問焉府君死且殯已逾月矣嗟夫十數年來朋舊凋落殆盡如府君康強者亦復棄去人間世則夫沉酣聲利自恃以爲久長者果何如也因爲泣下數行旣



而尚德將奉柩歸故鄉以其月日葬于某山之原持夏君所狀  
群行請爲文勒墓上瀛府君之友也不爲之銘孰宜爲之銘銘  
曰  
維其文五色綢緼揚葩而吐芬維其武扼彼妖旅退縮莫予侮  
維才孔威曷施弗良維邑之試變劇如易維澤之滂然維民之  
靡然維聲之鏘然維神之難言胡不永其延吁嗟乎賢吁嗟乎  
賢

故龍南一峰先生鍾府君墓碣銘有序

府君諱柔字元剛姓鍾氏其系出於魏侍中繇繇之十代孫紹  
京字可大事親孝自爲童時儿得瓜果必先進最工書人號爲  
小鍾蓋以繇爲大鍾也嘗直鳳閣後從唐元宗平內難拜中書

侍郎始居贛止諸孫曰某游宦龍南復爲龍南人傳至諸伯字  
少游者擢元豐五年進士第歷二廣轉運使以功烈聞性尤至  
孝父歿哀慟擗踊聲不絕下口群鳥助之哀鳴人爲建感烏堂  
府君則其裔孫也會祖淳祖德賢皆抱道潛耀以自樂父克俊  
在宋之季補國學上舍生聞三宮北遷糾集義旅爲勤王之舉  
勢旣不可爲乃登贛之馬祖岩遙望中原白雲渺瀰而翠華不  
可復見悲歌激烈聞者涕下已而痛憤益深誓不食元之粟賦  
詩壹章有自許有身埋漢土終憐無淚哭秦庭之句遂赴龍頭  
江而死其忠義之志益激然云府君生甫一歲宋初改物兵燹  
猶未息祖母吳氏與其母劉夫人挾之走南雄艱難險阻莫不  
備歷府君幸旣長俾歸從鄉先達雷州推官劉公震游夫人日



自程督之府君性既穎拔復知以紹述爲事昧爽即興挾冊映  
簷光而讀至夜漏下二十刻亦弗休由是融貫於經子史集諸  
家握筆爲決科之文頃刻千餘言長風驅濤而雷電與之相後  
先也夫人喜曰吾有子如是吾夫子爲不亡矣夫人或與府君  
語及龍頭江事府君輒長號弗輟幾欲無生及祖母與夫人相  
繼而逝府君竭誠於葬祭之禮親者咸曰鍾氏世有孝子感烏  
掌之作不得專羨於前矣府君初娶田州判官凌君昌任之女  
生一子而卒與一尹馬君良奇府君之爲人復以女妻之遂同  
之官凡馬君之善政所以鋤姦扶懦滌冤疏滯者皆府君有以  
發之廣東帥閩及海北廉訪使者聞府君學行之懿交薦之著  
爲雷州路學正府君以海濱非久處之地方辭而歸下簾講授

從者數百人咸共推尊之號曰一峯先生云府君儀觀偉然終  
日正襟危坐人莫能窺其際晚益刊落英華窮極根抵所居僅  
蔽風雨所入僅足餽粥而處之怡然至於赴人之急雖蹈水火  
有不暇顧者君子尤稱之府君生于至元丁亥正月某甲子歿  
于重紀至元辛巳十月某甲子得壽僅五十又五瀕卒無佗言  
唯屬子力學厲行毋墜家聲而已所著書有諸經纂說易書詩  
衍義弊帚集若干卷藏于家府君凡三娶初凌氏生一子即恕  
字以行至正癸巳鄉貢進士署瀕溪書院山長不赴次馮氏無  
子次凌氏生二女一早世一適凌德曾孫男三人曰肅曰緝曰  
熙女一人適其曾孫女二人尚幼府君之卒也葬于龍山之南  
洪武庚戌秋八月某甲子再遷于仙女湖之西與凌氏合葬焉



實縣南之五里也惟府君生于忠孝之門耳濡目染已能立乎其  
大者及求諸六經驗諸躬行所見益真切所獲益粹疑雖不  
見用于時而弟子從之者皆知所謂孝悌忠信其有功名教甚  
多是亦爲政也中州君子恒言虔南爲遐荒之地賢才鮮少有  
若府君者其裔胄之悠久家學之感著文行之隆蔚初亦何減  
於中州人之好論議往往如是是重可嘆也因按鄱陽董先生  
之狀大書以銘府君之墓庶幾白府君潛德於遠邇虔南之士  
讀余文者亦當有所奮勵而興起焉銘曰

媿人之班班乎而忠信以爲冠乎而佩絕知而鑿華文乎而光  
彩之如璫乎而長才詘而弗信乎而瞰政令而屏奸乎而柔之  
立而強之利乎而臯比設而師道尊乎而反澆涼而爲龐惇乎  
而一鄉之善士贊其玉溫乎而岐有鳴鳳魯有祥麟乎而天之  
生賢無方何暢復何屯乎而勒銘墓門乎而庶昭昭其永聞乎  
而

故樓景元甫墓碣

禮有之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馨崇此  
之謂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之  
類是已嗚呼古禮不行久矣今之所謂鄉先生者得不近之歟  
鄉先生謂誰烏傷竹山里有樓君景元以書詩教子其鄉景元  
日坐臯比申飭五倫之教豐豐不自休受其學者攝其脩鍊歸  
於密微必充然有得而後止父旣師之其子又繼之其孫又執  
經從之先後垂六十年環境之內外率皆其弟子矣於是相與



謀築書齋一區以爲講授之地暨歿而蒸號泣而執紼者數百人咸曰吾先生亡矣何所受業而辨惑哉觀者歎慕而去初景元之父王汝翁習六藝而文景元幼服家庭之訓長益自振厲從淵穎先生吳公立夫爲科目之學未幾棄去而專攻羣經間發於詩亦首尾開闔皆中矩度名著遠近縣大夫或出鄉咸望問欵謁詢以民間利病必懇懇縷陳之乃已景元性淵懿事親能盡其養親死經紀喪事不以煩諸兄諸兄性方嚴景元承事惟謹迨至分田唯受硤瘠者不辭其後兄子有黜其業者爲贖而歸之且曰烏可使其無食也遇族媼故舊壹以誠相接無一毫狎昵態晚歲頗好神仙家言杖策游江東登龍虎名山矚目遠望翛翛然獨立物表意謂古仙人或可見云洪武七年甲寅

十月十一日以疾卒于家年七十九臨啓手足無他言唯戒諸子以守詩書之澤使勿墜九年丙辰正月六日奉柩葬于梅口山先塋之次景元諱光亨景元字也姓樓氏樓故爲宦族宋嘉定癸未進士通判吉州元齡其四世從祖也曾大父炎大父建中父有成無爲路儒學錄即王汝翁也娶劉氏有婦德濂嘗爲銘其墓男子四人女子四人孫男三人孫女四人名皆具前銘中茲不書濂今春家 恩致政而還蘿山景元季子仁壽縣主簿璉件繫羣行而來請曰先夫人之終辱先生賜之銘甫及二載而先君又卒先君平日嘗言知我者唯太史公宋君我死若求文鏤墓上吾目瞑矣用是不避譴呵重有所瀆願先生進之濂之先廬與景元密邇而景元長濂僅一十四歲相與論文甚



驩聞景元死涕落不能收近雖老病四方求文者類多峻辭其於景元可得而忘情乎若吾景元生能執詩書之業以淑諸人誠無愧於鄉先生者死雖未及祭之於社銘以列之豈過也哉

銘曰

一卷之書必立之師牖民孔易斯德所歸懿哉樓君侃侃令儀執經據座析分毫絲環而聽者肅其冠衣聚精會神臻于泰熙春融天衷蟬蛻人私俗變淳龐寔由于茲生服明訓歿寓哀思有素者冠溢于中遠彼位崇階澤不下施人孰無舌不一道之太史造銘公厥是非觀者直式知無愧辭

故諸暨陳府君墓碣

惟陳氏遠有世序其先居襄陽之宜城有諱璿者生盤盤生斌

斌生旬旬生宋國子助教旦始自宜城徙杭之萬松嶺旦生濬字公寔有文學一時名人如范元卿陸務觀辛棄疾咸與之游論者謂其氣節度量有郭元振之風官至承事郎知餘姚縣後自杭徙諸暨陶朱里慈生樵樵生載又自陶朱里徙開元橫山之西載生國子監主簿瑞生鼎生清生德興字克明從子洙嗜學如不及克明資之使受經名師食或告絕躬事杵臼甬米以遺之卒成鉅儒克明娶曹氏生府君諱大倫字彥理自幼岐嶷學易於洙旣而更春秋年甫喻冠敷繹義例揮毫輒雲烟蒲紙自度功名易如拾芥屢試藝場屋不能中繩尺志曰吾文視舉進士者何遠今不與之並驅造物困予矣將何言於是棄絕益攻古文辭浦陽淵穎先生吳公萊以與學雄文知名當代



府君從之講學下及秦漢以來諸文章大家章有其法句有其旨青燈夜懸或至達旦不寐府君之學大進遠近歆豔之交聘爲家塾師留富春山中者最久富春右族多負氣善鬪府君則旋其間每以訟終凶爲戒言辭愜悞無華聞者皆心醉俗爲不  
變馮士願將合族爲義食不問毫倪一聽府君言府君量其奇  
行者樹規約如干則防範甚密其家賴之狂士吳子中文而好  
許歛怨于鄉羅山人集亡賴男子縛致幽室將撲殺之府君  
趨山人家揚言曰爾曹欲殺吳子中邪子中無大罪豈可以  
隙之細遽害之具耳目者恐不爲也吾當白之於官山人聞之  
懼解縛與其俱來伏地謝罪府君諭遣之子中因得不死元季  
兵亂江浙行中書徵兵儲于饒餘之判官方沂實部其凡及

運吏入江爲敵人所襲上官將致辟於沂逮捕甚急沂潛往見  
府君泣訴其故抽升欲自刎府君奪其刃藏沂山澤間且解之  
曰兵儲之失罪在押運吏判官何與焉尋獲免沂見府君跪而  
語曰生死肉骨之恩墮身不足以爲報府君張目大言曰方判  
官乃以市道交我乎沂不敢復言府君知時事不可爲遂絕意  
仕進時江南行御史臺移治會稽中丞吳鑑監察御史督烈圖  
王偲競欲挽府君於州縣文學椽府君力以疾辭且策西師且  
夕必大至決不暇安居乃遁鄰縣之東陽已而果然諸暨下高  
郵欒鳳來爲州與李參軍希白謀迎還府君以事師之禮事之  
州兵爲變鳳與希白皆被害府君又避入流子里流子里在州  
東長谷中府君當兩山夾澗作晚香亭三楹間日與賓客暢飲



為樂酒酣府君捉筆咏詩脫帽高歌擊几案為節座人每為絕  
倒或氣候和適戴華陽巾服寬博布衣支筇行古石細路間遇  
泉石佳處游目思視意若與之相忘人問其故府君嘆曰吾生  
平無他嗜唯攻文成癖孳孳矻矻垂四十年昔之人如此者何  
限今皆安在哉每搔首自傷但得適意時竟與萬物齊宜當不  
計有明日也識者服其曠達後三年以疾卒于家實吳元年十  
一月二十一日享年七十二月十八日葬于其鄉呂塘之源  
府君娶樂氏生二女適傅某胡氏配張氏生一子擘善古文  
辭能紹家學者孫男五可牧可蕘可漁可農可仕府君長身美  
髯性坦夷吐言露肝膽雖髮已班曰手不釋卷天文地理老嫗  
氏之書莫不攬其英華尤善寫竹樹蕭蕭有蒼勁之意寫已競  
取為清玩所著書有春秋手鏡尚雅集各若干卷尚雅蓋府君  
之自號也府君歿其友張辰既狀其行復慟然謂人曰府君之  
才之美設用于時當無適不宜柰何歛財操勢者銖黍不合度  
輒斥而不取遂俾甘心丘壑老死而不悔甚可謂當世有司  
若府君者無榮無辱全其所有而歸於造化奚翅足矣尚復何  
說哉擘持狀來徵銘濂雖素知府君未必有加於辰之言也謹  
備識之而為之銘銘曰

天之寥寥孰得而論賦才孔多乃卒堙淪侃侃夫君纓鞋之門  
風措孤騫所疑者神五彩成章隨氣吐吞其光爛然可燭翳昏  
鬱而弗施結為氤氳彼狂者生取尤於人將扼殺之不翅孤豚  
奮鬣一呼竟徒禡魂有友陪危逮者星奔將蹈白刃誰欲命存



匿之山樊慰言獲諄平脫其生矢不以恩少見事爲已復有聞  
假使大用何物不春惜丁亂離戎馬紛紛鴉書雖上荷衣莫焚  
咲咏烟霞傲睨乾坤時命所拘有志弗伸七尺之墳呂塘之原  
昭懿廓潛太史有文

故廬陵張府君光遠甫墓碣銘

皇上即位之五年 朝廷清明百揆時叙乃開文華堂禁中妙  
東英才 詔詞林群公分教之 車駕幸臨閱其所業文親定  
優劣 上德至渥也時江西張唯流寓河南以尚書領首薦會  
試南宮未幾除國史編脩仍俾肄業于堂余見唯有雋才持請  
于 上錄爲弟子員唯執經日久忽歎歎流涕言曰唯父抱奇  
節不幸沒于盜手今體魄入土而墓石無文一念及茲將欲無

生惟先生矜而昇之余按亡友吏部員外郎周子諒狀君諱遠  
字光遠姓張氏吉安永豐人氣岸豁達不徇于小物當元之季  
大盜起沔陽蔓延江右陷吉安旣而州兵擄走之盜所過井落  
民皆相挺爲變殺掠巨室慘酷不忍聞君怒髮上指日夜建奇  
策剪寇其友羅惟遠者尚氣節遣人夜致之列酒炙于庭脫冠  
酣飲夜將半屏左右蹠而告之吾州素號文物之邦一旦盜蹂  
踐將無遺義不與賊俱生然非公不足濟吾事今郡守梁使君  
出督兵境上公宜往請師吾陰立部署以候斫賊無難者羅抵  
掌于几曰子誠奇男子吾縱無他能敢不從命議旣君冢子庸  
猶未知君乃叩寢門令出拜復語之故庸曰羅先生若迎官兵  
至庸持大斧盡殺狐鼠輩不留一人羅舉觴賀君曰大兄有如



此豪傑兒事不患不成也未發寇謀知之帥衆執羅去裸而鞭之且問曰誰與汝造謀羅罵曰死狗奴吾憤汝不道自欲殺汝何暇與人謀哉賊怒愈鞭之仍授紙筆使寫首謀者名羅瞑目視之大書一死字賊反接羅于樹剖其腹作小竅日增加之羅嚼齒大嚼三日而後氣絕將絕罵聲猶含糊在口君幸得脫走吉水及寇勢稍戢君還故里寇有知君遣羅事者繫之至營賊競來指曰是嘗欲殺吾屬者君顏色自若從容語賊曰我纓綬之家決不畏死喪節殺即殺何以多言爲遂遇害賊黨忿猶未平并欲屠君介子賢渠魁執不可慨然嘆曰彼固忠義人也寧可使其不血食耶爲具棺斂使歸葬里之桐塘聞者莫不賈涕君博通經史篤風義事親以孝聞豪右以科繇困之君奉親避去旁郡不遠百里負米以爲養暨沒號慟幾絕者數四然疾風如仇問師有貸粟多取息者勢橫甚君面斥其非直於州縣問師悲欲夜擊死君聞州里萬口交譽不忍發而止賓客至門傾有無相與劇談古今事變二千年間如玉貫珠聯客爲之傾聽忘日之夕且曲盡物情三尺童子上謁亦以禮受未嘗少忤性不嗜貨殖或勸爲孫子計君嘆曰能守先業亦足矣何以多爲君子稱焉壽五十四遇害於至正戊戌之正月其日不可復知自桐塘改葬於大勝之原則洪武辛亥八月某日也君配劉氏輕財重義亂離後家單每鬻釵鈿助夫賓客費後君五年卒子三長即庸次即賢有膂力能馳馬奮擊千人中後十一年亦卒季乃唯新擢今官女三俱適士族孫三憲文昌女二在室曾孫



一祺君之系出自唐曲江公九齡九齡玄孫洪州都督參軍景  
重始來江西參軍曾孫簽判處州洪字宏淵復遷永豐之杏園  
代多顯官至君曾大父元升大父瑞伯父亨雖曰不仕咸能世  
儒業云嗚呼士氣弗振久矣當楚氛膠葛之時爲二十石者曾  
不一舉手障之寇至輒俯首遜去日行百里惟恐不疾誠女婦  
留鬚鬣者也有如君者藐然一布衣無社稷人民之寄乃能建  
策殺賊不幸事不成雖肝腦塗地而不悔豈非烈丈夫也哉羅  
氏能從君謀身可殺而志不可奪亦可謂慷慨之士取友之端  
又於君見之嗚呼智莫大於殄寇義莫重於捐生此而不銘惡  
乎銘銘曰

元政陵夷盜起楚區絳巾嘯呼毒氣所侵蠱其良心棄劍握瑾  
叶瞻茲廬陵群邪沸騰千里血腥有夫桓桓髮上指冠誓除暴  
殘夜則枕矛血淚交流同志之求酣歌慨慷舞劍欲狂惟籌之  
良彼何昏昏漏師弗懲賊我良朋正氣凜然雪爲不寒欲膾盜  
肝君亦被拘詈盜益竒以死徇之雙璧焜煌如星吐芒照耀四  
方君名岩岩重如泰山一死亦安史官造辭鑱于幽墟後世是

傳守剛墓碣

自焚屍沉骨之俗成雖纓弁之家亦靡然從之魚爛河決不可  
救藥君子每爲之太息有若傳守剛之事其可不表之以厲人  
人乎守剛之父歿其諸兄具棺斂已昇出中野縱火而焚之守  
剛勢不能止哭踊將絕藝已編荆成筐實以象泉拾遺骸以歸  
守剛欲夜半持去會守者嚴不果明日諸兄捧筐至大澤而投



清冷之淵守剛尤痛憤之深俟諸兄還舍解衣入淵中且泣且拾堆寘沙上脫所服緼袍裹之奔告于先子尚書府君府君命留間房中設几筵使其父之友賈明善徵木造小櫛藏之適堪輿家趙翁自城南來憫守剛之志爲擇地一所守剛傭書而買之負土成墳手藝松栢於四周其兄怒以其辱先也欲發而出之予仲父文友君將挈守剛訴縣乃懼而止至今松栢益鬱然成林云守剛諱致柔守剛其字余之所命也傳氏金華好善里人曾大父某大父某父肖說皆農家守剛年十二始入小學時牧牛山澤間輒挾書誦不輟泊長登貞文先生吳公立夫之門當是時來受業者多貴人家子車馬焜煌冠服鮮麗燦然如神人守剛麻衣菲屨廁其間怡然無難色日受公教學識益疑定

出言必思力踐蓋粹然儒者也間出爲詩若文亦光潤可觀父病守剛往致醫冀瘳不可渡守剛立水濱終日望天而泣或憐之以大綆貫腰挾之以渡醫見其情辭惻然與之還脉已曰此天相孝子也稍緩一夕疾不可爲已藥之瘳守剛諸兄不知書競割戶自私先業恣其取不與較守剛貧無所於歸出爲閭族童子師久漸能自存遂娶天台王教授某之女爲配年過四十生男鵬鵬絕愛之頃刻不見鵬鵬意輒不懌時撫鵬鵬頂曰吾之命其繫於此乎吾即死不爲餒鬼矣余家潛谿抵守剛所居僅二里每遇正月一日必來謁數年之間風雪不易也家人每具饌以俟且曰傳守剛其將來乎言未既守剛坐廳事作聲欬聲矣爲之失咲守剛忽謂余曰致柔老且死鵬鵬有婚好



似能讀父書果如是目瞑九泉下矣予自後移家浦陽青蘿山  
出仕于朝入翰林爲學士久不知守剛死生洪武十二年冬  
余還金華省先墓忽有白面少年拜于庭問其姓名曰我鵬鵬  
也曰爾何爲服衰麻乎曰先人不幸以今年春二月朔死矣問  
壽幾何曰六十又七矣曰葬乎未也曰死後一月權厝家西東  
阜之原曰爾今同處者何人曰先母卒二十年女弟鸞亦歸童  
某今獨侍繼母章氏以居且曰汝頗知學乎乃袖出詩文一鉅  
軸及用經史事廢李瀚蒙求三帙以進予讀之見其遣辭豐縵  
而考事綜博嘆曰守剛有子矣余旣歸羅山鵬鵬持其父門人  
童徽所爲狀來請曰先人制行一出於誠慤聞人善不翅若也  
出見人爲惡輒攢眉而避并日一炊啜白水以代羹茗享太守  
鄉人咸以爲賢部使者潘公黼聞而薦之先人以疾辭卒落魄  
不偶以死臨死執鵬鵬手泣曰吾生無功於時死當擇不食之  
地埋我宋先生最相知得一銘勒諸冢上不翅足矣言乞而終  
唯先生伶而遺之嗟夫若守剛者安可不表之以厲人人乎爲  
之銘曰

守也篤特立乎獨不受變於俗是謂踵君子之躅

故裕軒先生墓碣銘

并序

烏傷之赤岸有望宗曰朱氏出於漢槐里令雲槐里七世孫晉  
臨海太守汎實自平陵來遷臨海之孫東陽太守恒東陽之孫  
金威將軍禮亦皆仕於晉至金威之曾孫幼始事齊歷守高辛  
平昌淮陽二郡轉揚州刺史揚州十四世孫某有四丈夫子生



十八孫知其後必蕃而患無以爲之徵周廣順間迺治鉄作羅漢像人授其一俾散居州境中若今赤岸則其一族也七傳至三府君良佑益以建善停業繼其宗府君生宋鄉貢進士中鄉貢生元贈朝列大夫同知台州路總管府事騎都尉追封沛郡伯杓沛郡之子則朝列大夫婺州路總管府治中致仕叔麒也初縣之先達徐文清公受業于新安朱文公而鄉貢君乃文清之高第弟子三世父子遍相傳授辨析名理密於牛毛治中君兼以文辭馳騁於當時人讀之者若窺古鼎鍾雲雷之文不覺改容易視公諱同善字性與沛郡君之孫治中君之子也賦質廻拔日涵濡過庭之訓學識所至如春芽怒長月異而歲不同宿學之士皆讓莫敢與爲敵時鄉先正文懿許公講道東陽八

華山

後執經往從焉文懿之學上承文公五傳之緒味道之腴

尤愛

屢飲公質其異同統宗會元凡天人性命之本禮樂刑政

之

原古今治亂得失之迹莫不洞該而參貫建其所自得神融

心悟不翅酣飲上尊而行吟春風之中也會科目法行有司強

起公以應書不合輒棄去遂倣太史遷爲汗漫游涉太江沂黃

河東歷齊魯之郊北抵燕蘇所過古遺跡必徘徊瞻慕而不忍

去或發爲嘯歌扣轅爲節以和之暨至京師諸公貴人爭相邀

致而越王聘之益力遂授經於其府中久之思南歸同邑黃文

獻公時爲國子博士留之不可檄公補廣東憲府掾弗赴會官

徽院事濟南韓公尤器公之才行辟爲兩淮屯府幕屬赴官未

數月復謝去還隱丹溪之濱遠近生徒嚮風奔附戶外之屨常



滿公隨其齊量左右翕張各使之充足而去既老涵養之功愈密四體不待羈而自協清明在躬播爲大和薰蒸所及物無不戾迨將終也絕無怛化之意味詩二章夷然而逝春秋六十九實乙巳歲春二月三十日也夏四月九日遂窆於鳳林山原禮也公篤於倫品事親從兄撫姻族接僚友皆可以無愧晚復繕治諸家舍而刻家乘成書以傳然其局度凝恪處事寬舒而自然中於肯綮略無窘澁之態學者因稱之爲裕軒先生云娶于氏先二十九年卒或勸公更娶公笑而不言蕭然一榻人不能堪公安之教二子世濂世沅爲佳士世濂問學蔚茂文猷燁燁起東南間以薦者授釣臺書院山長女文楣適前承務郎温州路總管府經歷浦陽鄭泳亦以文學鳴歲時來會公坐堂上子

若塔旁侍問荅經義金春王應聽者欣欣忘倦君子歆豔之孫棟亦斬然見頭角某在幼先治中君羣從兄弟宋季以進士起家者八人聲名文物見重於一時議者以公所蘊方之蓋其無忝者顧獨潛處而弗耀咸嘖嘖痛惜不少置殊不知世都重位天也而身載明德亦天也位能澤物固顯矣德則可以淑人心可以善來學庸非顯之尤者耶天之於公厚矣仕不仕不足爲公憾濂游公之翁季間者久何敢讓知世濂以墓文爲屬乃序次而銘焉銘曰

大道磔裂士習汗只尋聲接迹曲且紆只考亭之學闢九衢只前徐後許直以趨只機籥啓秘皦不誣只日月行天耀經會只誰其繼者丹溪有朱只重徽豐照契德符只公生其後類神駒



只振迅千里流電徂只視彼寒乘徒崎嶇只終日不越州與閭  
只揚颿大江涉青徐只泰山高峙河流殊只玄化紛緼塞八區  
只仰觀俯察理則孚只歸來故居恒著書只直自關洛窺泗沂  
只下視利祿乃其粗只少微星隕人嘆吁只著辭較德勒砥砮  
只白石可泐其名弗渝只

北麓處士李府君墓碣

處士姓李諱士華字庭實北麓其自號也其先家廬陵唐開元  
中遠祖德靈仕爲撫州長史因居屬縣之崇仁高祖昂宋太學  
上舍生曾祖緘以春秋舉進士至某官祖适父元德母盧氏處  
士賦才環異音聲如鍾幼喪父母二兄亦蚤世時當宋季亡賴  
男子學弄兵於村疇暮夜擊人門鈔掠其訾財以去稍與抗直

剽以升處士能自衛卒免其患會宋亡爲元更易方笠窄袖衫  
處士獨深衣幅巾翱翔自如人競以爲迂處士笑曰我故國之  
人也義當然爾府君善治生未幾家大穰遂以訾雄鄉里積粟  
歲至數千廩遇饑則平價出之飢餓不能出戶者計口而周之  
活者恒百餘人宗姪無業班財以爲饋死則給棺槨衣衾葬之  
善地且卹其遺孤唯恐不及負逋不能庚者苟有所乞輒再與  
未嘗有靳已或以田廬爲償處士正色責之曰先人之業何可  
廢壞逋尚可紓也然而遣之伴有盜廩粟者矜其貧益之使去  
識與不識咸目之爲仁厚長者云會朝廷有鬻爵之命富家兒  
多競奔處士恬不以爲意客以空名告身來售處士曰吾愧不  
能以文學干祿位而涉銅臭之譏雖貴奚益哉府君性純孝能



事繼母如親母雖其性剛嚴不可近必下氣婉容得其驩心而後止常以不及終養二親語或臨之輒嗚咽流涕晨昏必展謁先祠遇初度之日號慟抵暮家人不忍見因諱言之訓諸子以學親自督視不至夜分不休也爲人懿達大度不少貶以徇流俗見假巫鬼惑人者力斥去鄉人鬪爭斷斷然正謹折以片言則免冠頓首謝嘉賓欵門倒屣出迎雖然無倦容雖不解飲必使盡醉而去元至正十一年辛未正月五日以無疾終壽八十六後二十二年當國朝洪武五年壬子葬于縣之大龍山之原娶郝陳二氏子四人彬鎬鏞蕃鎬以文行舉于朝擢國子正女三人丁師周晉戴尚德其壻也孫三人維家奴寶定孫女三人尚幼曾孫二人宜壽普蘭曾孫女二人在室自夫仁厚之俗衰學者慨想三代之盛猶神龍游于玄間欲一見之而不可得嗚呼豈其然哉人有古今心無古今有如處士之行如前所載苟謂之三代之民孰不謂然處士不可作矣予故特表出之以勵夫人人然而仕之與否是有命也不必爲處士惜也銘曰

祥麟威鳳隱而弗彰苟一出焉是爲希世之祥謂之有邪則固不能以亟見謂之無邪則簡策所紀何爲其周且詳吾謂處士爲三代之民亦是類耳世之人無徒委之於渺茫緬懷德人中

心孔傷今其已矣何日而忘

故務光先生張公墓碣銘

公諱明卿字子晦姓張氏其先出於晉公族解張因其字張侯故後人以字爲氏譜家謂軒轅之裔爲弓正而賜姓爲張者殆



非也子孫家于臨濮世有聞人至宋龍圖閣直學士壽位望尤顯元豐中退居于洛時年七十同太尉文潞公司徒富鄭公爲耆英之會洛中相傳以爲盛事龍圖之弟正議大夫燁建炎初扈蹕南渡遂爲天台人燁生武節大夫挺挺生竹山尉鉅鉅生某官慙慙生某官述述生某官伯熾雖三世仕不甚顯而皆與有祿食伯熾生菜菜生莘夫字某隱約田里間能以詩書自振逮入元朝用薦者爲鄉郡儒學正則公之父也公始成童而學正君卒即知家學是荷朝磨夕淬期以自立茲齋林氏素心邵氏皆鄉先生行公執經往從之反覆詰難愈出愈新二氏方毅然推與咸曰張氏有子矣至大間有詔求直言公慨然爲政事書一卷將渡大江凌黃河以獻于朝既而嘆曰吾長爲生民計耳

不知我者以其爲干祿乎蓋止之於是南還而教授里中終日儼坐不窺戶庭鄉之人士至有父子執經於門者傍縣慕其爲人聘致爲子弟師公亦不辭然天性嚴重有挾貴而驕及習鄙褻事者公叱之或不能悛輒令束書以歸人曰先生不已甚乎公曰我之道蓋如是也鄧文肅公嘗受業於學正君及爲廉訪使者屢遣使致書起公公謝不往公好施與會銅錢法廢有人行哭甚哀公問之則曰父喪在淺土吾銖兩而積得錢若干欲藉之以襄事今不用奈何公曰爾勿憂也出楮幣八十緡易之者輒予錢至家則其囊枵枵空矣公恬然不以爲意唯見官政有病于民每憤形於色走公府具白之雖不見聽士君子稱焉



生平不嗜榮名築幽齋於智山列圖書左右又甃石爲山時花  
藝竹遇嘉賓之至抵掌劇談醜酒賦詩望之者猶世外人纖毫  
塵土蓋不足浣也作爲文章珠貫玉聯有臺閣之風時遊戲翰  
墨筆法穠逸可玩兼善畫竹石韻度清洒頗近文湖州此皆公  
之餘事至論其學術則一以考亭朱子爲宗毫分縷析洞見其  
肯綮著之事爲不易心於賤貧不屈節於名勢綽然能任人師  
之重是以登其門者皆彬彬雅飭諒而不頗其兄聖卿識見夙  
異以辭章自豪雖與公友恭無間獨於論辨稍不相合必面頰  
發赤不明不措公長身䟽鬣衣冠整嚴昂然如出林之鶴見者  
畏而愛之因公所自號務光而稱之爲務光先生云其所著有  
言志稟四卷六藝編六卷存養錄十二卷尚友編五卷世運畧

八卷家傳一卷政事書一卷皆藏于家公娶謝氏後公若干年  
卒子男四人曰公昌大寧路儒學正曰公顯滁州儒學正博學  
而能文辭曰公福曰公良女三人皆適宦族王良佐王環趙永  
其壻也公壽五十有四至順壬申七月某甲子卒之日也公卒  
時諸孤尚幼逮至正某甲子十月某甲子始克奉二柩合窆于  
臨海磧領之原旣已成禮公顯乃奉公同門友于君演之狀來  
乞銘予聞天台爲靈越奧區所謂金庭玉室瑤樓璿臺咸在焉  
故其下多清脩隱居之士若任次龍庾子真是已九原莫作有  
如公者其殆任庾之流亞歟雖然彼長往山林藐人世如秕糠  
視公著書立言以衣被於來世者又爲何如也孰得孰失必有  
能辨之者銘曰



既有以麗之曷從而蔽之既有以致之曷從而避之胡屢屨之  
邁而大耋是遺詘仲雖人顯晦則時乃浚洛伊乃達泗沂乃瞻  
夫民彝磧嶺崔白石如脂太史勒辭尚知爲務光先生之碑

故黃府君墓碣銘

予從烏傷黃文獻公游識公從子仲華甫進承公語言退與仲  
華磐桓華川上溫潤如瓊瑤使人不忍厭去公薨世大變甲兵  
滿天地東西各不相聞及 真人起臨濠廓清六合予入侍講  
禁林會浙江行中書新貢士至有黃祖者來叙世契問之實仲  
華諸孫復叩仲華何如別作土中人五年矣爲太息者久之昶  
尋從予入史局幾一載聞自撰仲華行狀涕泣請銘仲華名標  
仲華字也自幼嶷然有立出與群童敖步武有度不失尺寸鄉

先達題之暨長撫世酬物悉中權度州里譁然稱之曰能父兄  
素儒懦疆畎爲豪右燕并仲華奮厲致家之肥悉納金贖還自  
是益敦仁厚行貧而貸泉者不責其息稍弗能庚焚券示之或  
有忿鬪者赴愬于門仲華聽已指曰爾言曲爾言直皆心服去  
且曰得黃公片言賢於縣令長十人避兵石門山一婦疲卧荒  
榛時游騎已迫仲華命媵女扶以奔與諸婦同寢食寇退詢其  
家歸之然終不識其面性至孝親疾進藥劑無時夜不遑甘寢  
及沒衣祔棺窆之費咸出於私不忍煩諸兄文獻公剛介子弟  
鮮得懽心仲華曲盡其承酣觴笑談煦煦如陽春親屬有使酒  
難近者且復諫仲華從容白其利害卒至改行仲華行事多類  
此他不能悉書仲華卒於吳元年三月十二日其月某日葬於



崇德鄉平洋原先墓之次壽六十七世系遷移之詳文獻公已見諸圖記曾大父堦宋承節郎元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江夏郡侯妣徐氏追封江夏郡夫人大父鑄贈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輕車都尉追封江夏郡尉追封公妣童氏追封江夏郡夫人父溥妣喻氏仲華配室傅氏生子三璨瓊瓚女一適劉如珪孫男四永昶庚敏予惟闕闕之家鮮克由禮有若仲華閑雅整飭抱齊魯諸儒至行孰謂非賢邪予故特銘之以爲登善之助使人人取則仲華其不爲三代之民矣乎銘曰

中恬而熙外廉而隅惟義之是隨大振厥家尚質去華肫肫乎無涯有歸者山有列斯泉靈氣之鬱萃體魄斯安繼以永年

故巾山處士林君墓銘

予來南京索文者接踵而至多以衰毫力辭一日有持隴上白雲橐相示者勉強一視之彬彬乎卿雲也英英乎巖花艷妍也泠泠乎若幽人狷士飲冰而嚼雪也予亟問之斯何人之詩也持者蹠而荅曰宗之先子所賦也先子諱茂濬字顯之姓林氏世爲天台望族生平酷嗜吟上自漢魏下逮唐宋諸家無不漱其芳腴挹其真醇積而後發發必竭盡其興趣雖雕胃琢腎弗顧也嘗構一室深廣尋丈內外以聖塗之白色是眩著積雪初霽月光穿漏雖赤日如火涼氣亦脩脩然生先子澄坐其中而吟事益暢遇嘉朋至焚香啜茗談古今事上下二千年玉貫珠聯絕纒纒可聽或取雅琴鼓一再行起步白雲縹緲間遠近望



之以爲神仙中人晚年頗嗜金丹之學取周易參同契與二三  
友講之嘆曰一氣孔神無爲之根水火交構載其營魂浮游規  
中存之又存粗穢既澄游神九門柰之何捐棄之邪乃調息致  
脩取心一物一道一之說自呼爲三二子通玄之士多奇之集  
賢院聞其操行清絕不樂仕進因其所居巾山以巾山處士號  
之先子弗欲也吳元年丁未九月二十八日夜漏下三刻大兵  
下台城先子亟出沒于河年六十又三洪武八年乙卯某月日  
葬于臨海縣與國鄉慶善里龜溪之原惟先子素行敦飭親仁  
善鄰具有恩意而所謂白雲臺者尤爲時所傳誦墓門有石不  
肖願圖文鏤之微顯闡幽在先生一揮翰間耳敢再拜以請嗚  
呼予爲文所累幾欲燔毀筆硯若而翁者其事有可書如此人

安能新一辭耶遂序其事而繫之以銘處士曾祖某祖某父某  
母某氏先配杜氏生珪繼室章氏生宗即來速銘者以學行舉  
于朝授南陽府同知鄧州事遷太原府通判女二杜元昭金仲  
德其壻云銘曰

不豔于榮不徇于聲一以詩名弭其人龍發其天倪龍虎功齊  
寄情五絃羽衣蹻蹻望之若仙尸解于河其幻則那壽何少多  
邈哉紫虛有鶴來歸于載之思

故姜府君墓銘

君諱澤字潤甫姓姜氏其先居蘭溪之髦賢祖某父思齊以賢  
雄于鄉環其居五里所凡山若田皆克有之及君之生其父已  
五十餘越三年父卒又三年母特氏亦卒貪夫欺君之孤弱挾



黠隸爲姦利內蠱而外蝕之并吞幾盡君之女兒道真時已歸  
金華楊某矣間一歸視君撫棺頂泣曰姜氏之世不絕者僅有  
此息爾苟或凶豎欲去之以滅口則宗祀必絕爲若教氏之餒  
鬼矣夫豈可哉區區貲產有不足計也急挾之以歸楊氏鞠育  
之如已子稍長俾從鄉先生楊夢牛正月溪趙松坡董覺齋游  
志慮淵冲而識見迥拔遂自於縣大夫復其先塋若干所置石  
千畝雖僅存十一於千百鄉之人士無不謂君爲能者已而女  
兄命贅於同里之王氏君不忍釋之而去遂舍於女兒西偏挾  
王同居事之如母與姑每得嘉味必先進不進不敢先食及生  
子若孫歲時相率坐女兒中堂羅拜於庭不知者以爲真其母  
姑也君既受女兒耶翼之恩所以思報之者備悉志慮及女兒

喪子而無子爲立從子恢道爲後而躬扶持之其門賴以不墜  
繼楊氏之姻黨無不以孝弟忠信淑導之有悖戾者懼之以法  
令亦翕然聽從君再從姪弘道被造僞鈔者所誣弘道初不識  
其人千夫長帥州官逮繫之從者百餘人君聞之大恐走州中  
愬其故官寘弘道稠人中命造鈔者執之乃妄曳他男子以前  
事遂釋丁未歲侵人相食君往糴七閩時流民所在成羣動以  
數百計乘間鈔道莫敢何問君獨以計脫卒致白粲來歸六親  
賴之以濟君頗通刑名家書於新令尤所練習或有致訟者實  
之爲言其利害訟爲衰止君晚命仲子遷城中往來嬉遊以書  
史自娛因以盤隱自號一旦有疾度不能以生因泣謂二子曰  
吾非女兒不克至於是誓將奉匱窆之事庶幾少盡心焉奈何



今日先之爾等他日當有以懷吾志遂瞑時至正壬午十月三日也壽六十又一一是年十一月十二日葬于西山先塋之側配王氏後二十三年卒遂合葬焉二子曰明道曰懋某孫五人曰焞曰蔭曰溥曰繼曰善焞能積學爲名儒以薦者爲婺州路儒學錄尋舉進士擢永平延安丞孫女二人長適默成先生七世孫潘思明次適陳仁曾孫三人曰麟曰堪曰增嗚呼金華爲文獻之邦氣習之所移風聲之所被往往人多士君子之行有如君者不幸遭門衰祚薄之餘乃能毅然自異不蹈其家復樂道人以爲善而攄急報恩之志尤寤寐不忘夫豈無其故哉傳曰大河東流九里餘潤此蓋從古而然也濂不敏幸與焞同出於聞人先生之門墓文之屬有不得辭其具第深愧者文彩衰朽不足以昭幽廓泯然亦自謂攄事直言而無所憾也銘曰孰昇之隆而闕於逢其非天耶一髮之存卒續厥門其非天耶無德弗酬得與善爲迷其非天耶發迹詩書有孫爲儒其非天耶生遂死安松石鬱蟠其非天耶卓哉善人延裕於後昆其非天耶

故葉夫人墓碣銘

山西提刑按察司僉事張孟兼請余銘其大母葉氏之墓凡三年矣予時供奉詞林日以文墨事 上竟弗暇爲今蒙 恩休致家居而孟兼亦予告省親道過予門又復以前事爲屬其言極慘賦予何忍不爲孟兼一銘之乎孟兼之言曰大父年踰六袞而未有孫及生孟兼具半醴饗賢士大夫且曰吾衰矣不意



垂歿之年獲抱孫焉於是賢士大夫咸起舉觴爲壽未幾大父  
亡大母見孟兼輒泣尤愛憐之孟兼病創瘍浸淫被體晝夜啼  
不休大母與乳母范鞠諸房中親爲傳藥節宣其食與衣見其  
學步學言每爲喜動顏色已而嘆曰恨不令汝大父見之年十  
九禮宜授室始離大母左右遊學城南師事聞人先生辯析六  
藝采刺爲篇章久之乃歸大母喜倍于前已而復嘆曰恨不令  
汝大父見之歲乙巳 朝廷下詔求賢以圖治安州縣不以孟  
兼爲不敏交章薦之孟兼將赴京大母執孟兼手泣而言曰汝  
大父念汝甚唯寐忘之不幸不見汝之成立汝今欲入官當夙  
夜盡心以奉公上庶幾不辱于前人老身雖即瞑目無憾已孟  
兼謹佩服之弗敢違既至蒙 恩擢國子錄轉主事儀曹遷丞

奉常凡歷八春秋屢思謁告觀省動有物尼之洪武五年十  
月二十日嚴君以書來曰汝大母以今日終臨終無他言唯曰  
吾年七十又四分當死百無所歉于中獨惜不與吾孫一相見  
耳孟兼讀已五內分裂恨不即死相從於地下禮部尚書陶公  
白于丞相府遂以 上聞獲還哭於墓次時大母祔葬大父徐  
山兆域距卒時已三十四日矣自時厥後孟兼出爲今官尋陞  
山東提刑按察副使痛念祿足以充養而大母遽捐館舍轟然  
傷心然非辭章無以白大母之行而洩孟兼無窮之悲焉所以  
不避譴呵而頻瀆於執事者職是故也予聞之亦爲之愴然嗚  
呼余何忍不爲孟兼一銘之乎葉氏諱某杭之仁和人父信母  
某氏世以種善聞年三十歸浦陽張府君鎮初府君娶同縣陳



氏無子葉氏來爲之側室性慈惠柔順事陳氏如事姑復好施  
與逢卑窶無倚者捐所有物資之弗靳二族翕然稱其賢生一  
子屋二孫長即孟兼次善一孫女一某四曾孫鈞朝幹全予自  
少齡恒得驚風疾數涉阨危賴祖妣金淑人保抱携持以全性  
命竊祿 熙朝位躋法從常思有以發揚潛德而一時故老號  
稱能文辭者先後斯盡竟無從求之方戰慄不自寧而孟兼乃  
惓惓徵銘弗懈亦可謂知其所重而竭報本之誠者予頗愧焉  
嗚呼余何忍不爲孟兼一銘之乎雖然孟兼以文章政事著聞  
當世繡衣直指威讐暴彊其大父母雖不獲見亦足以慰九泉  
之望銘與不銘未足深議也銘曰

君子抱孫以其繼宗也斯勤斯恩奚暇計其源恫也珠之藏素

玉之蘊璞寶之俾有終也爲盤爲敦光燭於外大顯厥庸也樂  
石勒銘樹之林塋馬鬣其封也

故鄭夫人夏氏新阡碣銘

至正三年夏五月予來讀書浦陽東明山播闢之倦因默坐木  
榻上忽鄭君濤喪冠經帶揖予而言曰濤妻夏翁字伯熙生十  
九年即與濤爲配又七年不幸以疾終所遺一小兒曰枋始三  
歲未能勝薦奠保母掖至柩前教之俛伏枋雖未解事念母不  
見亦仰首作嗚嗚聲濤見之雖欲以禮制哀不自知涕之從出  
也言訖泣下數行良久又曰夏氏家本虎林世有顯人邕之曾  
大父天瑞正議大夫泉州路總管大父若木奉議大夫建德路  
總管府治中父應孫承事郎兩浙都轉運塩使司黃岩場監司



令司君娶永嘉陳夫人陳生二女伯即邕季曰穆字叔熙司令君以泰定末來尉浦江遂許以邕配壽以穆配壽之再從弟永後十年二女寔來壽家去年十月朔穆既先逝今年五月初二日邕復以一病不起胡天之降凶于壽家者若是忍也邕屢有娠不乳及得枋酷愛之至數易乳媪猶未慊其意聞兒啼聲中心怦怦然自是遂得驚疾疾既劇會司令君卒黃品邕復哭之哀迨穆之喪但能悲惋已無力出聲猶日使人視枋惟謹考其行事固無有大異人者然其小心畏慎未嘗一日少懈壽家義聚九世族屬之衆幾二千指邕壹以禮遇之族屬之人咸以端莊靜懿稱其賢邕今已矣將以十二月初三日窆于穆之墓比車門塢壽獨憫其以念子之故而致疾幸先生賜之銘使枋粗有知或謁墓下而讀焉則念母之心將油然而生是先生教枋以孝也言訖復泣下嗚呼邕之事誠若過矣世之人誠以父母愛子之心愛其親庸不謂之孝乎是宜銘之以厲吾徒且以警枋也銘曰

母愛之由天衷子報之胡不同倘有人心當省厥躬過是墓者寧不爲之改容

節婦朱夫人墓碣

節婦朱夫人諱則中鄱陽人年十五歸同里句容縣教諭劉斗鳳生三子炳煜燮一女旭貞而劉亡夫人年三十二又二十四年乃終壽五十六夫人自劉歿悉屏脂澤弗御益力家政晨起坐堂上更列儻勝于堂下令之曰爾爲某汝爲某晚各會其成



無爽期者然樂於振急遇歲饑及大雨雪必散粟雖疏材之細亦多藝分給之人有斗升之糴主廩者慵於啓鑰難之夫人焉曰爾飽矣豈知彼懸釜待炊耶歲壬辰夫人家燬于兵童御散盡炳提義旅隨大將軍上饒燹又死于厲旭貞適浮梁張于明未幾煜亦爲仇家所害夫人間關出萬死獨抱炳子玉珊往依張使玉珊衣垢弊服雜楚兒牧豎中卒有急令竄山澤夫人身先之每撫其頂泣曰我一家兵禍極矣汝父存亡未可知劉氏一宗若髮懸弗墜者賴汝在爾奈何虎豹又窺伺未已耶鬼神有知得持汝以見汝父我含笑入地矣言訖衣袂盡濕後四年炳從間道回見夫人相與抱持哭絕而復蘇夫人指玉珊曰吾所以不死者有此故爾炳因迎養新安復遷浮梁竟以疾卒張

舍實其年月日也以其廿八日葬縣東發京鄉之史源銘曰

史源之山楊若曳旌有旌者藏太史是銘過者式焉知爲節婦之坐



文選

史記文選卷之八十四 史記文選卷之八十四 史記文選卷之八十四 史記文選卷之八十四 史記文選卷之八十四

新刊宋學士全集卷第二十四

賜進士第文林郎浦江縣知縣高淳韓叔陽彙集

後學浦江張元中編次

庠生張孟纓校正

墓版文 凡十章

故封承事郎給事中王府君墓版文

惟王氏所出不一有姬姓者二族有媯姓子姓者各一族有虜姓者析四族餘未暇論述然姬姓二族皆出於周其一始於王子晉之子司徒宗恭其後則太原瑯琊為尤盛其一始於畢公高之子畢萬其後則京兆河間為龍蕃二者皆以其王族故氏之於王云太原之族自秦漢以至於唐最多顯著與清河之崔



隴西之李榮陽之鄭范陽之盧天下號爲五姓載於史牒者班班可考也太原之裔有分居光之固始者自東晉南渡來遷泉之晉江溫陵里圖牒喪不知其爲幾世至唐協律郎普又自晉江遷黃陽之延興里協律生宋大理評事文郁大理生校書郎訥校書生大理評事保隆評事生莆田縣尉仁暉縣尉生唐睿生連連生顓顓生鄉貢進士贈奉直大夫國光進士生給事中晞亮給事生長溪東尉桂東尉生贈奉直大夫潤之奉直生禮部侍郎太冲禮部生知南海縣事應麟知縣生元莆田縣典史子春則府君父也母任氏府君諱公毅字德良生三年而典史君亡稍長問其母曰吾父何在母曰若父死已久墓木今將拱矣府君擗踊號慟即製斬衰經帶追行三年喪事兄最樂先生

朝有如其父絲毫不違其教今先生時號名儒以古文著聞亦盡心於府君鞠育導迪無不備至群族內外姻皆稱之府君肄業郡庠精勤越流輩夜將半鄰齋燈火盡滅府君獨焚膏挾冊几坐如枯株自是能通一經發爲大義亦整比可觀郡博士命題招弟子郡試于堂府君特居首列會歲當大比同舍生皆踴躍入家狀期赴鄉闈府君獨漠然若無聞或勸之府君泣曰予生髮未燥先公棄捐一念及茲肝膽爲之析裂雖幸母夫人存鶴髮鬢鬢而疾疢撓之恨不化一刻爲一朝尚恐斯須離膝下乎杜門不出日以色養爲事及夫人卒薨祭一遵禮度哀號不暫舍性好施家雖單窶聞人飢凍輒解衣減食濟之不然夜不得其寢君子以爲賢元季政大亂七閩之豪挾兵威以擅生殺



割土疆往往致書交辟之府君度其無成皆峻辭已而亂愈亟  
府君挈妻孥避地仙遊山中曳杖盤桓而烟霞泉石日與之相  
親及 皇明御曆六合載清而府君則頽然老矣乃謂其長子  
寅曰不仕無義吾非不知也第迫於親老且病耳爾當力學淬  
行以繼其門寅遂以尚書中鄉貢第九名上南宮未及會試擢  
為給事中尋蕪靖江相府錄事階承事即朝廷推恩封府君承  
事即給事中府君之配陳氏先卒已十年至是亦贈孺人寅方  
攝監察御史按劾山西忽官書至驛言府君已歿寅匍匐奔還  
南京詣予哭曰寅罪逆深重禍延先子以洪武八年十月三十  
日長逝壽僅五十又八寅將馳歸擇地縣南香山里白石峯之  
原以九年某月日襄茲大事而起毋孺人之骨合葬焉惟先生

職在大史中朝名公卿之墓無不藉雄文傳信一世敢奉焚府  
伴讀陳子展狀而拜以請惟先生界矜之予聞聞多故族雖歷  
年十餘而其文獻猶有足徵者府君善承家學豈不思出就  
名之會獨以親故不敢踵步捨去則其敦厲孝行絕於人遠甚  
孝為百行冠冕所關彙倫者甚大此而不銘烏乎銘寅能汲汲  
孜孜顯露若德惟恐人之不聞府君亦可謂有子矣府君六子  
長即寅次日曰騏曰祥曰載曰龍同騏載龍天女一未行孫  
一陵生銘曰

人所貴者身身之所本曰親呼吸相通實一氣之分而  
去之南則之越西則去秦能敦本而厚倫者豈不在於斯人豈  
不在於斯人



贈承事郎工部主事劉府君墓版文

濂家食時嘗如鳥傷其枝官劉君君卿來見濂嚮諱演奕奕儀  
哲白如冠玉有鵠時鸞停之狀聆其竑議推闡王霸欲允之開  
物成務建瓴注而健鶴飛也求所著文閱之氣充而聲雄風雨  
晦冥雷電恍惚若鬼神之出入也濂其豔其人數與之游蓋浩  
卿受經玉山鄭錄事明善錄事精通今治之學望重當世浩卿  
獲其傳爲多濂意浩卿非文墨可羈必騰迅以升七而浩卿秩  
滿去濂亦潛伏大山長谷聲迹絕不聞會元錄告終 皇明御  
極濂應聘而起累遷入禁林浩卿之子彬亦典儀 晉王府既  
晉會亟問若卿安否則墓木拱矣濂失聲哭曰浩卿止於是耶  
不覺爲潛然出涕彬才猷日著轉承事郎工部主事改員外郎

間謂濂曰彬幸藉先子明訓忝任官使近得授例贈先子如彬  
官母葉氏亦贈孺人先子卒時年五十又四乃元至正癸巳三  
月九日後七年巳亥十月二十二日始葬巖水縣孝行鄉之桐  
嶺原迄今洪武丙辰蓋已八載而懸棺之石無文非不孝歟願  
先生畀矜之言訖泣下既而又曰先子之行多可書彬不能記  
其詳先子事父孝生能盡養暨沒廬墓左者三年濂訪使者遂  
以孝廉舉教諭義烏移龍泉興補百廢孳孳如嗜欲陞明善書  
院山長以母老辭先子性謹飾非大寒不襲重裘雖暑鑠金正  
衣冠而坐挾冊諷詠終日與人期在百里外風雨必赴之一日  
行桃山中見涕淚赴溺者先子止問之曰吾母亡未葬質先廬  
得錢二十千今遺之欲生奚爲先子陽謂曰爾勿憂誠吾捨之



爾力挽歸家償錢如其數其人知非真拜受感泣而去先子瀕  
歿謂彬曰金華宋先生最知我我死當以墓文相累彬敢銜哀  
以請願先生畀矜之言訖復泣下瀟曰瀟實知爾父爾父有經  
濟才志不獲施以卒者舊凋落且爾不能詳瀟故掇其槩言之  
繫之以銘劉氏世居括曾祖某祖桂好施與州里歲儉亦賴之  
父德澤好施如先人毋葉氏子男子三長師曾南康都昌丞次  
師夏郎彬次師雍孫男子一輝女子四梁松朱某湯謹其婿也  
一未行銘曰  
丹穴之鳳五色離褻不高翔於千仞乃戢翼而威蛇命也奈何  
振古如茲噫

故浦江義門第八世鄭府君墓版文

浦江義門世第八世主家政者曰鄭渭字伯陽宋龍游丞德桂  
之曾孫東林處士文颺之孫元贈中書禮部郎中鑑之子年七  
十二以洪武十年九月十九日終于家十一月二十四日葬於  
縣東三十里杉栢墓之原其子挺楠與其孫炯勳合辭請銘於  
太史氏瀟瀟乃爲之銘曰

維伯陽父自幼穎發佐諸父齊家才超然自見也泉布出納及  
米鹽細務一一鈎校使無所漏也更繇之繁身獨任之載星往  
來踰三十春秋不憚煩也辭意懇款壹本諸誠無纖毫人僞也  
化行鄉邦三尺之童卒皆信服呼之爲長者也縣之大夫踵門  
問政告之以利病民陰受其賜也方嶽重臣嘉其篤純欲辟爲  
從事辭不爲也上繩祖武下儀孫曾循蹈規矩晝夜兢兢自惕



也大田以祭嚴若祖考之臨勒石示訓戒勿管鬻之也合燹十  
世中更亂離左抗右禦卒使危復安也群從同樂熙熙然如春  
風和氣襲人見者革面也宅心忠厚不動聲氣寧人加已誓不  
先人也 國初定賦郡田一斛驟增其半白於當路而蠲之也  
姻家析貲陳之以秉彝不以已之親踈爲厚薄人服其均且平  
也宗族有早孤者收而鞠之歛其租入逮長而悉歸之也有盜  
持斧斤之林僮往禦之反爲盜所歐僮妻往護之失足墜塹死  
禁僮勿訟反遺之擗積也職此之故聞其捐館一郡爲之出涕  
貴賤賢愚無間然也其妻吳裕字曰靜安能通詩書爲一家女  
師是以配君子也嗚呼世不逮古夫妻相虐而兄弟爲仇比比  
皆然也有若伯陽父實中流之砥柱彝倫賴以扶樹名教賴以

鄭彥宏甫墓版文

增重柰何去昭昭而就冥冥也青山不移流泉不改而形容不  
可復覩苟可贖之當人百其身也嗚呼勒銘斯阡言有盡而情  
無窮過者讀之不爲之涕泗汎瀾非仁人也

鄭彥宏甫諱鉅浦江人也其家十世聚居諸父平山府君文泰  
才雄志銳益以義亢其族特善彥宏彥宏每侍左右操其權度  
以裁小大之政府君沒從兄青棟居士欽有才如府君曰恢弘  
之其宗愈先茂亦惟彥宏是友蓋彥宏疑慤而夷冲其與物交  
範防至密誥練其精而於群從之間傾誠以相周旋故得其驩  
心其考文轟蚤世奉妣黃夫人盡孝及夫人亡出寢于外二年  
弗近酒肉哀慟無晷夜幾傷其生居亡何彥宏以次長其家確



守成法如執玉捧盈唯恐有媿前人然所見一定雖群言沸騰終不可撻奪由是內外政皆治會遭兵難法無少爽性好施與天大雪有童子凍餓道路彥宏亟溫以酒且治纊衣之使養于家喜注善藥起人夜半有告急者即應之亦無留難一日以事適鄰邑忽有拜馬前者彥宏曰吾不汝識今拜欲何爲拜者曰五豕四三人病滯下欲死賴公藥乃生食公之德久不報幸一見不自知其賴之頓地也彥宏笑遣之彥宏壽六十七以其年八月日卒卒後一月某日葬于左溪山西源娶周氏先十八年卒生子男三演淵洧演天淵洧皆恂恂善繼而淵通經藝以古文辭知名于時用薦者爲月泉書院山長女一歸江蓮孫男四楷榘櫟檀榘天女三人皆在室彥宏遇人煦煦有且意迨沒人思

之弗置至今有淚落者昔唐張公藝季知本劉君良皆以孝友聞史臣稱之以謂此三人者孝行推於友睦而禮遜之風數世不衰皆在元魏齊隋之際真所謂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者今較以彥宏之家君子咸言過之而彥宏諸行又跬步不越於繩槩非傑然自立者能若是乎南陔白華商之季世僅見之夫子剛詩特存其聲而弗削况於後世者乎濂與彥宏游凡三十年知之爲至於是造文表諸墓以風示人人庶幾有來取則者

故章府君墓版文

章府君姓也遇孫名也宗覲字也浦城西邨康州刺史及自南安來遷也今居龍泉康州五世孫都官郎中重再遷也又十一世至煥文二遷縣西之錦川也煥文生斯立斯立生格皆潛耀



岩穴而善利覃于鄉邦此府君曾祖祖父也當唐之季遠祖存  
鉤受唐命官至檢校太傅西北面行營招討制置使勲名著於  
一時其妻越國夫人練氏懿德陰暢能全建州一城生聚生子  
一十五人其後多榮號登進士第者幾百人若郇國文簡公得  
象以清忠致位台輔若寶文閣待制衡以文辭卓冠多士若忠  
恪公誼立朝論事務存大體若莊簡公棗建功涇原而夏童不  
敢東牧蓋章章者其他位法從典大藩者項背相望此府君世  
澤也持身凝簡超然百爲之外而毅肅之氣洽於倫類望之如  
大山中居莫不尊而仰之然耿介無阿私臨事定議則曰某爲  
回邪某爲蹇諤凜凜不少貶此府君恒性也凝坐一榻自明至  
曛未嘗去衣冠發言必思踐未踐則終日若思遑遑不少寧族

嫻比閭三尺童子來見必以禮接弗敢慢且諄諄然戒曰惇  
孝弟引翼爾文學毋隕乃祖乃父聲聞以爲爾家羞人稔其德  
事不得直亦上謁而求平焉從容諭之輒中其肯綮誓勿煩有  
司旱暵疫癘泣禱於上下神祇不獲應不止此府君馴行也甲  
子三百六十有六府君所享年也至正三年五月六日沒之年  
月日也窆之年月若日則十四年二月十一日也縣之西寧鄉  
玉峯山之陽葬之地也宋兵部架閣張公宏女府君配也曰珪  
曰璋曰御史中丞溢子男子也妻縣人士陳師大者子女子也  
曰存仁曰存質曰某元帥存道曰存誠曰存厚曰存禮孫也件  
繫群行而爲之狀者青田劉先生基也譔次其事而樹文於墓  
門者溢之同志友宋濂也銘曰



維章受氏出自東海曰齊之姜也奕葉蟬燭施于比南於燁其  
光也玉象降徵疊笏成陵爛然有章也府君承之疑簡而昭淵  
慤以莊也左矩右繩周旋救慎納于危防也不詭而隨不肆而  
印不龍而涼也含真葆熙昭合至玄莫吐耀芒也何以媿之龍  
劍在袵神珠韞房也荷鬯所施物罔非吉胡歛不張也有子繼  
志曰隱曰顯各惟其常也棲心奧區三秀孕奇或發休祥也執  
法中司曰簡巖巖稟爲飛霜也玉峯之阡冲和固結其氣靈長  
也太史勒銘鐫諸樂石百世而弗忘也

故愚庵先生方公墓版文

嗚呼自我齊國文公紹伊洛之正緒號爲世適益衍而彰傳道  
受業者幾偏大江之南而天台爲極盛時則有潘子善氏林叔

恭氏趙幾道氏兄弟以及杜仲良氏如此者不能偏舉皆見而  
知之推原體用之學敷化弘治而風動於四方重徽疊照於斯  
爲至流風遺俗汔今猶有未泯若我愚庵先生方公其始聞而  
知之者歟先生諱克勤字去矜姓方氏其裔出睦州玄英處士  
千宋初十五世祖廿四府君其始遷寧海侯城里曾大父重桂  
鄉貢進士大父子野父炯元鄞縣儒學教諭母葉氏宋永相夢  
鼎從會孫女也先生幼而端凝五歲知讀書自辨章句十歲暗  
記五經諸老先生嘖嘖愛賞自爲神童年垂弱冠徧窮濶洛關  
閩遺書及尋鄉先達授源委凡涉性命道德之秘窮研探索寢  
食爲之幾廢因喟然嘆曰爲學必合天人而後可舍是非學也  
至正甲辰嘗一踐場屋言國家利害峭直無所顧忌有司不敢



取飄然更歸益開戶替心于一卦一爻必欲驗諸事為至於天文地形禮樂刑政及制度名物之屬亦辨析歸於至當如堦諸掌會母氏為變江浙行中書檄吳江同知金剛奴募民為水兵先生詣金剛奴謂曰民計窮而為盜未為盜者亦挺挺欲動柰何授之以兵是謂增盜非禦盜也金剛奴怒不答既而水兵果於中道殺護吏逃去從盜金剛奴踰垣走折一足始悔曰吾不從方先生言以至於此未幾侍御史左蒼納失里至郡招諭劉都事基為之副先生上書陳勦殄之畧不宜姑息都事躡其言而不能用遂致郡縣陷沒民罹塗炭先生發憤入山谷採松柏食之累日不返當路延先生入幕府先生謝曰我辟敫久矣弗足與人間事也吳元年冬 大明兵取台州先生欣逢

先生之出乃大有為之時 疏舉賢才安人心黜豪強除暴斂明教育十餘事將上之夫果洪武二年詔立郡縣學以訓導辟先生樂於育才即起應命負笈來從者至百餘人先生據經陳義曲暢旁通幾無毫髮遺憾聞者皆淪肌浹髓薰為善良俄以母夫人春秋高力辭而歸諸生追之者踵相接學舍為空四年夏 朝廷聞先生賢欲致之部使者袁君宏以書幣來徵先生以母老不忍離左右辟去旁縣郡承使者風旨雜逮媮連督索之先生上 京師兩詣執政固辭執政奇先生材命就銓曹試考覈久格名列第二 上特命知濟寧府事階朝列大夫錫之冠帶以行先生至官為書一通懸於廳衢諭 上愛養元元之意民有所不平詣府自言禁吏胥不得呵問日引者臺坐語訊



以得失郡學官缺孔子廟堂頽圯聘前進士爲師弟子員有未  
備者選補之役浮屠以葺廟堂廟兩鑿爲泮池傍列兩序闢射  
圃於廟北造弓矢樹正鵠日一再視學親爲正句讀較中否屬  
縣之內社各立學學凡數百區學子繫籍者二千人兵後號爲  
最盛始有詔民闢廢田者闕三載乃稅吏徼近功不俟期歛之  
復以田定起科繇民益惰田不增闢先生與民約定爲簡書列  
爲丁產爲上中下三等等復折爲三每有徵發恒視書爲則吏  
不敢並緣爲姦歲且暮轉找衣于燕時有令役民舟者有誅別  
郡以牛車從事天雨雪牛僵死于道破產者十八九民請以舟  
就役僚佐畏令難之先生曰吾知從民便抵法非所辭也即載  
以舟具白山東行中書省省義不問郡倉絕糧省檄民七百里

青州民病不能適漕運者自淮汝輪濟南道出郡境先生欲就  
輸郡倉濟濟南致青州告于行省弗聽即以聞戶部戶部奏  
可行省以泥之郡城壞故事築以兵指揮使挾貴人勢當五六  
月聚民萬餘治之民不得田哀號而即工聲聞數里先生奮曰  
民病不救惡用二千石爲密聞中書同官疑且得罪不敢署名  
先生獨署之胡丞相惟庸以聞即日 詔罷先是不雨先生袒  
跣徧禱群祠涕泣臥祠下誓不雨不還至是 詔下民驩呼而  
散大雨如注是歲五穀俱熟民歌曰孰罷我役使君之力孰成  
我忝使君之雨使君勿去我民父母自是連二歲三禱皆有年  
五年秋隣境盡蝗先生省愆變食稽首告天夜聞空中薨薨聲  
燭之乃飛蝗蔽天而過郡獨有年民有赴愬者隨事則決大者



答辱小者諭遣之不留案牘尤慎於庶獄月錄日省不使久淹  
或文有未具時作糜餼食之夏秋之稅每命斛卒持槩高下出  
其手或至累旬不收民兢指倉為窀先生令民自槩斛卒斂手  
不敢出氣遇將西成預移文與民期民爭來輸不遣一吏而稅  
常先登江西浙西二行省運糧百萬濟寧水陸數千里先生視  
如部民不使有錙銖怨懟舊比每斛益四升以裨靈耗先生憫  
其道遠言于朝蠲之府召州縣官屬皆役皂隸往往索賂無厭  
先生下信符置郵無敢不至者信符之籍以印識而中分之吏  
托月日稽違以媒利先生私蒞之緩急有程一自己出復行其  
法於封內壹以信符召民民得竟并力耕棄極負來歸者相望  
于道初赴官時戶僅三萬稅萬餘石三年之後稅以石計者十

四萬四千七百戶亦增至六萬有奇二州二十縣家有積粟野  
無餓莩羊牛鷄犬散被郊坰富庶充實如承平之世至於社稷  
山川諸祀先生脩崇壇壝嚴飭器服或樹名木於周垣之外一  
如儀制無有所闕水驛在西門內庠陋污濕居者弗寧先生料  
棟材木候農之隙更作於城南庭堂室房弘敞逾昔冬寒河凍  
驛舟不行令舟人伐木為炭穿土穴藏冰因其餘力以成事功  
泗水經郡城南通淮江北引河濟地勢高瀉搆石為牖而時畜  
澮之魯橋棗林二牖歷歲久壞石填河中舟道難之役牖丁組  
壞石治灰而甃之故以葺困辱糧火屢為災教民為陶瓦營屋  
百餘間申戒火令編民居為曹伍遞相救恤其患遂止大將軍  
魏國徐公達副將軍曹國李公文忠統士馬十萬之燕駐郡稍



久要官勢吏爭索糧芻相膠葛于前先生依序酬決無不如意  
一軍稱能求嘉侯朱公亮祖將舟師數百艘北征河水涸舟膠  
不可動脅先生曰即趣五千夫浚河否則以軍法論日且暮先  
生不忍煩民泣禱於天夜二鼓天雨黎明水起數尺舟竟去莫  
有言者先生為政以風化為急務以德勝佐貳始雖倨慢先生  
委誠待之卒自愧服武夫悍將不知禮文亦化戢在官縱無事  
終日冠衣坐堂上召諸吏授以書詩法律或公牘堆几群辨方  
譁先生片言折之各心悅而去性不喜近名常自誦曰近名必  
立威立威必至害人吾不忍為也府庭之間不陳杻械革鞭懸  
楹間示不妄罰省憲考績為六府最八年春入朝 皇上以為  
善治民錫燕儀曹使踐其舊職瀕行獎諭有加且曰政成當顯

用卿秋八月知曲隰事程貢嘗以不職不答心銜之上封事言  
狀 詔御史楊其庶按楊通程故人恐程坐誣罪易民服潛索  
先生過事踰兩月無所得乃捕府中卒吏盡繫之傍掠無完膚  
無一可問者楊更與其吏謀誣先生用倉中灰葦時十月固未  
嘗附火而葦則苦公宇垣實無私用者先生不與辯遂就逮民  
號呼填道隨行百餘里者將千數先生次子孝孺上書政府大  
臣願以身為軍贖父罪不報竟謫役江浦會空印事起吏又誣  
及之孝孺復草疏將伏闕上訴而先生歿於京師九年冬十月  
二十四日也壽僅五十又一孝孺與兄孝聞奉柩東歸十年春  
二月二十四日窆於縣東北深灣章施山之原禮也先王娶林  
氏諱姬婦道為一族冠先十五年卒至是合塋生子二人即孝



聞孝孺孝聞年十三居母之喪不肉食至服除人以純孝稱之  
女一人再娶王氏諱在生女一人未彌月而王卒少房董氏育  
之董氏生子一人曰孝友二女皆在室未行先生面白如王鬚  
眉秀整不妄啖語動容周旋必合禮法兵亂負母逃入深谷兩  
踵血流遇二弟訓育備至終身未嘗失色與人交率真任質不  
事表襮不以久近為冷熱立談之頃洞見肝膈南冠過郡者必  
以米醪饋之不能步者僦舟車送之萊蕪丞陳川欲迎毋為養  
厄於無貲出錢五千助之同列以事奪祿買布帛給其用且日  
延之對食久而不衰脫逢其飲醉投案大詬而去待之益恭及  
酒解來謝陽若不知者曰昔之夜吾亦醉矣不識君何謝也生  
平奉養簡素不服紈綺御一布袍數年載不易日不再肉不治

官事輒却肉不食所守廉甚絲毛不取諸人每行縣以物自隨  
杯湯不肯受兖州守因童進二木瓜笞童十召州吏還之鄉人  
有為饒陽令者以燭雁值書力却去乃已初至官時祿米一斛  
可易金三兩以軍食告乏月取十斗為食餘悉儲于倉或尤其  
迂不恤也晚年益加畏慎畫所為之事夜則白於天俯仰皆無  
愧怍榮辱利害恒視之若一坦然不疑古所謂體道成德之人  
先生誠庶幾焉其為文章質而不華平而中理有汗漫集若干  
卷傳學者云濂私自念齊國文公之薨始一百七十又九年而  
其學寢微希世取寵者徒剽掠為談辯誇多闕靡者務組織為  
篇章文公所以扶世教泯人心者率棄為空言故其臨事之際  
仰攬俯拾唯恐利不入橐至有庸夫賤豎之不屑為者嗚呼可



嘆也已有如先生聞風而興乃能誠求實踐參前倚衡儼若上帝鑒臨涵養既純發舒自異仁民善俗之政至今人人能道之夫命雖止於斯而其率性會道無愧於文公者尚皦然弗誣也孝孺久從瀛受經頗知先生行事之詳於是歷敘其故而繫之以銘銘曰

堂堂齊公命世之雄伊洛正傳實為大宗入天出人完傳翼經有過必疏無幽不明疇不鼓篋千里來過燦如聚星惟台獨多流光所及寧有翳昏揭彼日月輝于天門逝者云云滅景銷聲不有人豪聞風孰興猗歟先生行知尊單養氣弗餒充乾塞坤實孚名隨上徹九天鶴書翩翩降於丘園爰自布韋專城以居象笏朱衣於赫其儀寵恩之加其廣無垠曷以報之誓不顧身

敷宣帝仁達于齊氓以煦以嫗以致其亨民或勞只如魴之鱗乃平更繇俾遂其生黠胥舞文其貪若狼乃障乃防而扼其亢人相告言久嬰亂離父母孔爾我胡弗歸十百為群其來如雲操厥耰鋤以播以耘我行其原萬乘沃然俯瞰于隰黍苗芊眠鄰多孽蝗刺天而飛避不入境絕類有知真儒之效小試則殷誰曰漢吏專羨其循太蘇薰蒸郁紛輪囷自此而升何澤弗臻大命止斯傷如之何視天方高淚如懸河我文僊嘆數奇則然中心無慊生順死安善人歿瘁斯道之衰顧瞻無依胡寧不哀崔崔者岡渺渺者陂其中有墳千載之悲

故一鄉香士張府君墓版文

浦陽江之上有大姓曰張府君夫錫字君與懿然篤厚人也自



成童時輒知孝敬日趨其父母父母側問衣燠寒而進退之年  
既長益推錫類之仁九族有弗振者時卹其匱乏復懼族遠情  
疎築堂南山麓為序拜旅飲之所長幼之節粲然不紊其於惇  
愛廣順之道有所賴焉然不是以為足寒食十月朔汛掃先世  
諸坐必歷告嗣人曰此為某府君其名行若何支系若何本末  
如連珠已而泣曰吾髮種種矣苟不言爾等當不知土中為何  
人慎識之勿使牛羊踐履其上平居正襟危坐終日不妄動即  
動足跡亦有恒度無世酬物一以誠有犯之者任其輾轆兩耳  
如無聞尤不喜以疾言厲色加人人愈愛慕之雖僮僕亦從化  
俯首趨功驩欣如也及歿不問賢不肖皆歎惋悼惜有至淚下  
者至今語及府君猶舉手加額稱之曰長者長者云府君之裔

物自清河遷已歷十有三世曾大父維大父夢龍湖之儒學正  
父一寧妣方氏府君生於其年月日歿於其年月日壽若干以  
其年月日葬于縣西通化鄉施禮山原配室朱氏婦道克修前  
卒竟合葬焉子三坦泰祐女三石某朱某樓欽其婿也孫五璠  
福驥某某曾孫五某某昔漢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于郡國雖  
齊魯諸儒質行成自以為不及若府君為人實有石氏之風柰  
何士習不古文有餘而行不逮尚有愧於齊魯諸儒又何敢望  
君之藩垣哉是可嘆已坦等造從孫大常丞丁徵濂勒銘墓門  
濂聞至正初宗藩賢王有奇府君才者許為營田總管府治中  
府君辭不赴今故不以為稱而題之曰一鄉善士張府君墓并  
感其事而銘之銘曰



生之温守之仁發之淳行之新以飭其身以伉其門以壽其子孫

上海夏君新壙銘

國朝有天下患吏之病細民公卿廷議以為吏它郡人與民情不孚又多蔽於黠胥宿豪民受其病固無恠莫若立巨室之見信於民者為長使主細民土田之稅而轉輸于官於是以巨室為糧長大者督糧萬石小者數千石制定而弊復生以法繩之卒莫能禁是時惟蘇之沈氏以奉法稱天子親召與語賜之酒食時減免其田賦名聞四方而上海有夏君者尤畏謹好禮絲賦皆先時而集不煩徵索愛恤細民銖兩無所妄取民咸悅而德之聯事者皆以為則其所為蓋無愧沈氏而名未若沈氏

之顯者聞于上則勢降而易彰鬱於下則雖善而莫著此余因夏氏之請而欲揚之者也君諱宗顯字叔明自其曾祖參祖駟父祥皆居華亭君年十五六喪母以達禮聞服終請于父出從傳朱學數年學有名遊上海樂其土俗遂之長人鄉置田宅徒家以居既而家日殷富益敦行義兄及孀姊老而饗歲時奉粟帛養之葬其喪而卹其子撫異母弟有恩事外舅姑盡子壻禮聘名士為師故人子就學者飲食之旦則冠帶坐堂上子孫盛服入揖立兩序俯首聽教命君各授以事會食遣去至夕取古今事可為法戒者辨析講說勉以為善子孫恭謹愿慤不敢嬉遨譁縱凶歲鄉里皆從君乞粟帛藥餌嫁娶喪災者取資焉故巨室之以長厚稱者必曰夏氏見君者慕其善與君遊者服其



才聞君卒者莫不痛惜之也初君年未四十即穿墳為塚於舍西北若干步及年六十有六而卒遂塋焉君之卒以洪武十二年正月二十一日塋以二月九日娶王氏二男曰應炎應霖三女長適趙志學次適趙以仁一在室孫男三人翟彪麟女三人曾孫男一曰縣縣銘曰

周法既壞經界墮群氓相啖鼠與狸吏庸俗澆邈不知赤子顛踣吁可悲聖神造謨立治規俾大育小勢相維孰囂及法肆攘欺利猶在吻身已離惟吳夏君懲衆非畏慎奉上仁以綏凶歲發廩賙困飢帛寒藥疾棺載尸居家孝友此其推子姓愿謹習禮儀鄉閭愛戴莫敢違為富好仁曷能追天錫爾胤當蕃滋嗟哉巨室宜相師欲考今德徵銘詩

### 樓毋婁氏墓版文

義烏樓璉詣余禁林且哭且拜曰璉也不才幸獲厠名銓曹擢主大同宣寧縣簿歸與毋夫人別夫人慘然若不能勝情整璉衣出門涕淚闌干被頰璉恐重傷夫人之意忍泣而往之官僅五月而訃音至矣蒲伏歸伏草土今服既闕吏部用常例別調行有日痛念先毋遺德未白舊幸灑掃門庭執弟子之禮敢以墓版文為累按璉自為狀諱慶字靜嘉婁氏考某妣某氏夫夫人年二十歸同里樓君光亨婦道脩飭甚其姑童氏御家屬以嚴纖芥有失輒鬱鬱不樂家介間鮮有獲其驩心者唯夫人能之處先後唯以柔勝有恃強壓之者夫人俛首避去久之感愧赧夫人亦自如樓君隱居教授州里多宗之每懸燈覽書直至鷄



彌夫人侍左右不敢先寢困睫或不可譬必奮迅自力習以為常嘉朋至備物以饗雖截髮弗暇計其遇族媼不為翁翁而趨不為淹淹而舍始終有恒學者多不及也一旦病痰厥喉吻上下隆隆作聲已而蘇明日復卒壽七十八其時則洪武辛亥九月十七日又明年癸丑某月日歲于竹山里先塋之次子男子四玗瓌珍珠瓌以明經試吏部入官今為成都府仁壽縣主簿階將仕佐郎子女子三環瑜珥俞盛方錫吳祐其壻也孫男三致中致和致剛孫女四貞娟婉媛皆幼世恒謂陰教不行天下無良婦有若婁氏豈非婦之良者耶柰何輕言之讀予銘者尚有所厲也銘曰

無非無儀維婦之常不有以昭之孰知其良余銘婁氏之歲百

世之下適有耿光

瑞安吳門三貞母墓版文

溫之吳荃不遠千里踏赤日而衝黃埃謁予於浦陽江上既入容貌慘沮弗悅問其故輒嗚咽流泣而後言曰荃之先世初家鄱陽再遷會稽唐諫議大夫畦又自會稽徙溫之瑞安世有宦蹟至宋兵部侍郎洸某州教授淪兄弟連擢某年進士第聲聞益著兵部幾世孫連江主簿朝宗無嗣以兄通判汀州泰來仲子諱埏君為之後君元柳州教授荃之曾大父也種學織文名播于邇遐其配金部郎中張公聲道之孫諱淋真柔婉靜專奉尊章能盡其禮曾大父方四十一不幸蚤世張夫人少九齡誓冰雪自潔卯翼其子至於有成壽七十二以至正元年辛巳八



月辛酉卒五年乙酉二月癸未葬州之廣化鄉其子諱欽荃之  
大父也娶胡夫人諱節宋瓊州安撫使尚賢之孫大父學行如  
其先人念家世之多艱奮然欲有為寤寐不忘生一子諱璟荃  
之父也嗜學如嗜利罔有怠心及其冠也擇松江府判官林公  
天麟之孫諱廉為之室林夫人瀕行父以上腹田三十畝畀之  
林夫人曰兒聞女子之行父母有命戒之言不聞其他也敢辭  
暨去動靜具合節文三族翕然稱其賢荃父始二十一歲不幸  
又以疾不起時林夫人多二齡荃在遺腹中甫九月荃父臨卒  
語林夫人曰吾家宗祀不絕如縷者在吾一身今病革若是柰  
之何哉然吾祖父無涼德生男或可期爾能保嬰博而養吾二  
親吾死為不死矣林夫人仰天泣曰所不如君言者有如日言

終而卒卒一月而荃生生一月而大父繼卒大父年方四十而  
胡夫人少一齡二孀母相依為命杖浹治事晝夜更抱持荃嘗  
指曰吳氏三世惟賴此一孫耳嗚嗚對泣不能仰視逮荃六歲  
天下繹騷大俠聚兵陰竊生殺之權者甚眾慕吾母豐於財爭  
欲聘之不聽更以危言震撼復不聽因說之曰當此亂世有力  
如虎者尚朝不謀夕以孱弱之婦不翅一輕塵乃欲保三尺孤  
耶知者頗竊笑於後矣為汝之計莫若托身勢家而心存吳氏  
顧不足陰持之耶林夫人剪髮長號曰吾聞烈婦不再嫁此義  
或垂禽犢不若也吾但知不負其天遺孤之保與否則天也吾  
言止斯苟或迫之有死而已其說既不行遂謀勒兵而強委禽  
焉林夫人聞之與姑言曰事急矣不可以不去即挾荃夜走平



陽冒險阻履荆棘茹苦如茹甘吳故大家儻人媵女蒲庭願指  
得如意至是皆散蓋林夫人躬操杵臼以執爨事食或不充攻  
絲枲以貿易之然猶市書教荃從名人游脫簪珥以代束脩且  
日家雖廢學不可廢也事姑尤孝謹姑多疾畢志竭慮以事巫  
醫忽夢神人謂之曰包鯨飼之即差已而果然人以為孝感州  
大夫朱文寔賢之欲請于朝旌表其門閭林夫人固辭乃止林  
夫人居平陽十二春秋當至正二十二年壬寅十二月己丑林  
夫人不幸歿壽三十九胡夫人哭之慟曰上天罰我如是之酷  
耶老者存而少者先逝耶荃時二十三矣胡夫人由是日夜程  
督愈勤唯恐荃之怠也又七年為洪武元年戊申荃始還瑞安  
故廬以十二月庚辰葬林夫人與吾父同穴又二年胡夫人亦

卒實三年庚戌九月辛亥也壽七十二葬以五年壬子二月甲  
申其穴亦與大父同所葬之地皆祔張夫人云惟我吳氏寡祐  
禍及三世幾致隕厥宗其克底於今者二貞母是賴前延後引  
靡遺餘力志節之著堅如金玉而不變屹如丘山而不移稽諸  
古史傳所載殆不是過不肖孤惇然在疚深懼不能負荷而先  
德之卓絕者又不白於世一念及茲涕泗汎瀾而不自知敢以  
墓文為請惟先生界矜之言訖拭涕再拜瀝因璧曉之曰荃無  
以憂為也一誦一伸天道之常荃之家其困瘁極矣亟蓄之又  
惡知不大發於後耶括人有林氏者當宋之訖錄家廢於兵婦  
姑挾三歲兒奔走戎馬間幸而得全二母鞠之成兒擢高科而  
其子孫文墨彬彬多列膺仕其事與荃諸母頗類而酸辛則過



之譬如木焉收閉華津於近寒之日暢達光榮於和煦之時理則然也頗聞荃汲汲好脩而能古文辭薦紳先生咸器重之爵祿之至孰能禦之哉荃又有二子昆是矣其胤系之滋亦將自斯焜煌朗烈上繼兵部公之步武似不難致也荃無以憂為也瀛故為白其三好之行樹石墓門以志子孫他時融顯之所自後之讀者當以瀛為知微之士云銘曰

海東名區有氏曰吳世為簪纓起家則儒仁漸義摩上浹下李陰教有翼大義鑑如卓哉三母貞德弗渝一延于前備涉艱莫誓竭肝膽以樹門閭二引其後丁時毒痛同扼猛兇以保孤維正如鼎足損一則欹代有懿哲庶亡玷危荼蓼雖操冰雪自持中心所涵其氣吐霓白石可泐我志弗移黃金可銷我節肯虧

卒紹三世免隊一絲學稽於天厥理匪誣碩果不食其發必腴情餘入雲濃陰鬱敷欲排明堂疇忍舍諸誰家鬼妻斬麻為衰天骨未寒背而他之君子疾視何翅蟲蛆有人心者請觀銘詩

表

凡八章

先大父府君神道表

惟我大父府君卒于重紀至元丁丑十二月己卯後四年當至正辛巳十月壬申葬于金華縣東七十里東烏之山又六年丁亥十一月己未而大母夫人繼卒是年十二月丙申合葬府君之穴又十二年介孫瀛始自撰文勒諸墓上不孝之矣其將何遜然自兵興以來潛伏草莽文綴餘息不敢使墜其宗及夫驚悸稍定欲求鴻儒峻生以論譔先德而故老凋落盡矣斯固區



區不能自力之過亦遭時孔艱心與事背無以遂其犬馬之私  
失今弗圖恐終無以示子孫轉忘其固陋而一言之初府君生  
於宋季宋未已而官政先亂諸惡少年緝絕為鎧剪荼為禮斬  
牲以祭社神唯務相屠劉眈眈之怨即蟻附蝨聚求磨其欲而  
後止府君亦多怨家能以智馭之獨能脫既及江南入國朝法  
制未定州縣吏舞文以監民府君因毀其家與夫人棲遲小室  
室中僅容榻案夫人設竈於戶外朝携釜出炊暮復持入御紡  
磚直至四鼓目稍瞑即起敲水為盥嗽又復從事由是家用頗  
紓大德丁未歲惡人相食府君出糶于杭亡賴男子結為隊伍  
夜半推人門稱相公殺戮鹵掠呼號相聞里中惴惴不自保時  
嚴君侍夫人之側夫人與定計以物給群盜私走告捕賊掾部

里兵襲之盡殲其衆府君聞其事自杭馳還見夫人悲喜交其  
且曰吾意婦子作魚肉矣尚在邪已而傳酒相慰應鄉鄰咸  
頓首謝曰微君家吾屬入鬼錄久矣府君性忠信啓口露肝膽  
不肯作世俗軟媚無實語與人交無二諾友愛尤篤與兄共執  
星後州家或有科繇至挺身獨任之曰毋以煩諸兄也府君年  
五十以家傳於諸子晴檐獨坐柱頰看山世間升沉榮辱了若  
不相關又二十八年乃終黃文獻公為表其墓曰吉士云夫人  
粹然如玉而廉隅不可犯婦道毋儀可為女中師傳行事暗合  
古烈女者甚衆齊家壹以禮法雖細微事皆遵矩度入其庭上  
下祇肅無敢大聲疾呼者歲時出坐堂上群子姓捧觴上壽夫  
人歷以畏天為戒復證以近事曰某也善孫子繩繩多某也不



善人已犁其庭矣從子有蚤孤者宗人利其貲多欲潛害之夫  
人與府君卵翼至成人為之納室而返其貲半髮不私夫人端  
明而有容其謙損不足之色津津見眉宇間卒享耆壽以終其  
年視府君又加七焉濼之生也與府君同月日府君特憐愛之  
四五歲時府君坐置膝上以手循其髮而祝曰吾祖實宜厚長  
者生平好施與不求人知吾父孝弟如古人應物務以柔勝亦  
以恤貧之故致家之索及吾唯先訓是式每衡於心而勿敢忘  
承吾之利者列于前紛紛也今耄矣恐旦暮死不能有以詔汝  
汝固幼幸聽吾言即聽吾言期樹善於無窮言訖潸然而泣濼  
時雖無所識知頗能記府君之言嗚呼府君之為人其心厚於  
仁者乎濼也不敏學不加脩不能使府君之名光輝震耀於來

世兢兢惕惕若履淵冰所幸稔奉誨言立身行已頗無愧怍於  
人庶幾弗悖於府君之教者唐李翱為皇祖實錄有云先祖有  
美而不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府君之美濼既知之矣雖  
不能工為文辭不可緣是以自陷於不仁之域於是以特牲告  
于神道列府君之言行而附見夫人之事貽諸孫子使繼夫為  
善之志歷百世而毋怠云府君諱守富字德政姓宋氏金華潛  
溪人父諱溥德母周氏夫人姓金氏諱妙圓父諱溥榮母謝氏  
生四男一女十三孫其世系之詳已見於翰林學士承旨歐陽  
公所述刻諸石矣不書懼瀆也前史官介孫應自製

石刻載府君世系今錄于左其文曰宋氏世居京兆唐大理  
丞憲武德間遷吳興憲字兼善為易講師弟子數千人生有



嚴有嚴生邠邠生綏綏生玄熊玄熊生忻忻生羸羸生戮戮  
生宗捷宗捷生服服生僕僕生循循生伯旒伯旒生榮周庶  
順中遷義烏覆金山榮字體仁通尚書春秋私謚文通先生  
生甫宋雍熙末遷根溪之宋村甫字師杜生訓訓生帳帳生  
祥祥以弟海子阜後阜生侃從榮至侃七世皆為鉅儒侃生  
求敷柏嘉定初同遷金華潛溪柏字秉操以兄求敷子溥德  
後溥德子即府君諱守富字德政履仁蹈義類古篤行者妻  
金妙圓賢甚一言一行可為女中師法生文昭文囿文馨文  
隆文昭一名朝字文霆有隱德朝廷賜號曰蓉峰處士生淵  
濂淵義烏醫學教諭濂博極群書自布衣召入史館為編脩  
官著孝經周禮傳龍門子數十萬言元至正中遷浦江孝門  
多也史官歐陽玄述

先府君蓉峰處士阡表

嗚呼惟我顯考府君之歿既窆白石山阡與顯妣夫人同穴於  
是距顯妣卒且塋時已二十春秋顯妣壺儀幸見諸登述而顯  
考之隧有石無辭輒泣而書之曰顯考之生也宋方內附官府  
新建黠胥騁奸家道因之陵遲盭醯至有所不繼祖妣夫人與  
顯考鞠躬盡瘁誓勿蹶其門祖妣營度於其內顯考則隨物順  
成應之於外歲增月衍頗有成緒祖考府君崇高節不肯屈人



下鼠輩或加侵暴顯考於左右之使得以懲其非已而繇役繁興州司臨門急於星火顯考每躡蹻而往雖暴露於外櫛風沐雨戒勿使二親知或憫其勞顯考曰在外亦差樂耳不知勞也歲丁未大侵民散為盜夜持刃入舍貨錢羊牛聽其所攘稍不從即見殺顯考時役官中用計安盜私聞于公府集社兵禽戮之鄉人德焉雖在事為叢沓中雅志書詩見濂頗知學驪然曰予家自文通先生以來世多巨儒深懼詩禮之澤或絕以為君子羞心怒焉弗寧雖憂寐弗忘之汝宜從名人游毋殞厥宗人恒市腴田搆華居以遺子孫曾不旋踵隳廢不存者有之予不能也其自號有知者則令遠附權貴人之門藉威靈以徼榮寵雖稍與仕籍而貪墨弗之戒至身辱家覆者有之吾又不能

也予所望汝者為孝子為悌弟為良師儒雖貧至骨無憾但得州里之人咸指曰宋氏有子矣吾之深願也大抵門不欲其高惟其德之崇有子不欲其侈惟欲其業之脩汝謹識之嗚呼濂也將何脩以承明訓邪顯考明白坦蕩不設機弁三尺童子亦遇之以誠有上謁者整冠巾起揖之嫺朋過從不以富貧為之重輕人與其處愛戀不忍舍凡見之行事每相謂曰是宋處士邪斯人無偽言偽行當信之弗疑達公顯鄉慕其有隱德或遠致半餼或升堂而拜顯考一以禮接而以義辭翰林侍講學士黃公游浦陽之仙華山約顯考偕行一見之頃顧謂濂曰而翁其有德之人歟容貌辭氣何其與流俗相去萬萬也集賢大學士吳公尤稱顯考之為人嘗贊其像曰形雖臞臞心則舒舒蓋



執謙以泛應而樂靜以自娛所以小人之于自不能近君子之譽東西翕如若人者豈非孟氏所謂一鄉之善士者與議者不以其言為過嗚呼濂也將何修而有以紹先德耶顯考分在江壑不嗜仕進至正初有上其名于朝者賜號曰蓉峰處士顯考曰是符吾志也生平無厚嗜衣取蔽體食取充口不見有憂愠之色晚年尤不嬰世事盤回夷猶陶然得世外之適間取古今事可喜可愕者閱之以怡其情年八十一耳聰目明無所苦二日得微疾猶能起坐食飲如平時越翼日即亡臨終一語不亂遠近聞者嗟悼不置省憲二府遣使者致祭七邑及隣郡之士咸來吊哭或撰哀輓之詞動盈卷軸時陰雨連月當葬之日白日杲杲雲雨畢雨復如初衆尤嗟異焉嗚呼顯考真質粹冲凡所謀為自然中乎繩尺孜孜以好善為務遇有戕賊人者則為之感額良久嘆曰人形而豺虎行曾不自省邪故上下咸以為有鄒魯上賢之至行人無異詞如濂不肯雖戰兢自守無所愧怍于人尚恨不足敬承明戒克紹先猷年踰五十猶持無用空文出應時循澗忍泪沒而實德且病矣每一念之顏面發頰不能自己因撻拾顯考言行以表諸所以志濂之自咎以告後世子孫知所取法焉

滁陽蔡氏遺山阡表

祠部主事蔡乘燾請濂請曰葬之曾大父諱某姓蔡氏初居趙州因官于滁遂家焉娶胡氏無子唯育一女懼蔡氏之不血食也乃命季氏子冬後冬負氣自豪殺人亡命竟不知所終遂以



女歸來安之許氏許氏諱清字士庶讀書有賢行平居寡言以  
儉德自將曾大父愛之曰是類我者也命以爲子不聽久之乃  
相從實葬之大父也不幸爲高氏子誣搆以死罪留園扉者二  
年貲產咸廢而大父無愠容大父復無子亦生一女先是句容  
龍潭人孔氏有諱善者字國寶幼失怙恃唯二兄存頗嘗之依  
仲父以生一旦告仲父曰兄若弟一氣所鍾也苟戀區區貲業  
使兄被不義之名人其謂我何請避之仲父爲之泚澗出涕且  
曰吾在子勿憂於是竟決去無留意行至滁大父見之嘉其知  
彝倫之理聞其語又輕財仗義有特達丈夫志亦以女妙靜妻  
之割羊豕大饗媼朋焚香祝天曰吾再世無嗣蔡氏之傳將遂  
微矣是子其克荷負吾家乎乃後之實葬之父也不數年盡復

大父所喪土田人有出行面首之鄉黨稱其敏具生四子長即葬  
次玄童次書童慶真及一女至正甲午三月二十九日滁陷  
于兵先母與女素英抱節赴水死玄童慶真皆不知所往獨先  
人與書童間渡大江而居金陵先人因憂憤成疾死時八月十  
八日也葬娶王氏生一子名繼宗嘗念三世皆以異姓爲後雖  
於先王之禮有所未合原其情之所至豈得已哉葬家素積善  
天必福之異子孫或衆多各俾一人承蔡許之祀而葬後姓孔  
氏則於禮爲得矣然大父之年僅五十七大母復少四歲而終  
父視大母之年又少十歲母之年則如其父焉四喪皆於黃道  
山以昭穆序葬山在州東北十五里曾大父兆域之所在也墓  
石皆無文願子爲通書諸碑以示後人天地開闢歟初生民何



嘗知有所謂姓氏聖人者出惡其無貴賤親疎少長之別也於是因生賜姓胙土命氏以至於以字以謚以官以邑而族系漸繁矣蔡木姬姓許本姜姓皆以國氏者也孔本子姓以王父字爲氏者也而三者何可同乎雖然凡有姓氏莫非神明之胄而出於炎黃之世所謂二十五宗一十四姓者尤多流雖殊而源則一遽謂之不同亦未見其爲可也然蔡之爲孔氏固爲不刊之論彼二氏者豈可忘其所付託而爲若敖氏之鬼哉誠令子若孫繼之一如蔡所言亦出於禮之變耳嗚呼氏族之不傳其淆亂無別亦難明矣使蔡不自言數世之後惡知有所謂孔氏者哉昔人有云人有姓氏猶衣服之有冠冕裂冠毀冕雖有帶裳幅舄不足以被飾其身其任不爲不重矣其任爲甚重人反視以爲輕有如舜者豈非有識之君子乎其與舜文既久若異姓昆弟然故因其請爲表著先聖之碑使後世有考焉蔡字書彙爲人慷慨疏通其從政也難集之事談笑而成之人號爲長才幼鞠同里王時中家遂婿焉已而襲其姓時中既有後今讀于朝仍氏於蔡云

故天台朱府君霞塢阡表

孝子之於親曷嘗有紀極哉唯恐其嘉謨懿行不暴白於後世也什繫群事既有狀矣足以昭于人人又有玄堂之銘銘比狀著矣又有阡上之表焉蓋辭之重複者事必著甚哉孝子之心其有所慎乎仙居朱府君之卒多歷年所其子公立既請縣大夫前進十魏俊民爲之銘其二孫木棊猶以爲未足復來徵予



文表於墓門揆於古義合矣子乃按狀而書之曰府君諱壽  
字得仁姓朱氏世居台之臨海宋殿中侍御史希述其遠祖也  
殿中君六世祖友直仕爲官撫司某官始遷仙居之東門至府  
君又六世矣府君之生岐嶽而深沉豐厚而敏慧自爲童子時  
風岍孤鶩昂然野鶴之在雞群見者莫不異之及游鄉校嚙嚙  
群經食芳而漱腴充然若言所得且曰古者爲學精神心術一  
寓之於事爲或慮其有不正也必資體驗擴充之功所以皓首  
窮經不改輕寘之若拈華鬘豔鉢心剝腎於辭章間陋之陋者  
也自是撫世酬物一出於正而異端無實之說了若不經意事  
父母輒書其孝奉異母之口甚於同母者凡事必咨稟而後行  
遇弟有恩及其蚤捐館也孤貧喪不得入上府君泣曰兄弟

同氣也死而不塋吾心其安乎即命堪輿家卜地而藏焉夫  
相敬如賓自委禽至髮白無反目之失教諸子力田孝弟不許  
事紛華靡麗遂名堂曰順德且賦詩以示意待族姻廬井曲盡  
人情不以貴富貧賤而爲薄厚疏數春秋祭其先儀文並循家  
禮升降跪拜如將見聞其容聲人取以爲法治家甚嚴子孫朝  
夕冠帶承候顏色拱聽訓飭不命之退不敢退也晚年築室東  
園藝菊花數十本當秋高氣清金錢纍纍然布柔條間府君熟  
玩不忍釋去或對之酣觴清詠終日且謂人曰菊誠吾良友吾  
始托之以逃名乎達忠介公兼善時出鎮于台聞府君有賢行  
將刻薦于朝府君謝曰仕將以得祿養親也親亡以仕何爲哉  
達公亦不敢疆未幾遘疾府君度不能起召子若孫訓之曰吾



晝夜兢兢業業以克至于今日非爲仰不愧俯不忤抑且可以見祖宗於地下汝等守爾孝弟篤爾忠信蹈爾禮義厲爾廉恥庶幾不陷於有過之域吾雖死將含笑入地矣已而遂卒時至正乙未十月二十一日也享年六十又九府君會祖懋宋鄉貢進士祖智父元豪補武學生妣應氏金氏府君金出也娶同縣呂氏先十三年卒子男子二公立公成先四年卒子女子一適楊弘祖孫男六木松棠棗棣楫木棗即來謁文者孫女一歸呂志尹卒後當某年月日塋于縣東一里馬裊山霞陽之原禮也嗚呼士君子之立身也其功名烜赫於世則登名於國史其次焉則書諸郡志又其次焉則藉薦紳之立言者以傳及其久也未嘗不與史志相爲頡頏有若府君之行斥乎流瀆葆乎醇熙一本乎真誠而弗事乎詭隨此所謂一鄉之善士非歟是宜揭之崇所以爲譽善扶世之計而所愧者予非其人也雖然予久居禁林海內名公卿及賢士大夫所銘者多矣鮮有徵文於十九年之後者而木與棗有焉則其義不忘乎親可知矣予雖欲辭之而烏乎辭之若木與棗者亦可謂之孝孫矣乎是爲表

祝母葉氏鳴門阡表

姑蔑祝君應昇講瀛金陵倫列其先母之行焉瀛爲表揭墓上嗚呼瀛也安能表而毋乎夫表者所以焯德著美爲之庸何傷而瀛以弗能者非過激也蓋有所感也私竊自念吾先妣之棄諸孤越十二春秋矣縣綽雖有其石而至今無文方思俯伏薦



紳先生之門以求發其幽輝而一時故老凋落盡矣瞻望昊天  
盡然傷心嗚呼瀕也安能表而序乎雖欲應昇之請力矣瀕或  
過而絕之則應昇將有同瀕之感頌聞之君子不以病於己者  
病夫人於是因應昇之言而經緯之應昇之言曰先母諱了心  
姓葉氏世爲衢人年二十二來居先君之少房其事正室汪夫  
人寅畏謹救有過無弗及焉自先君歿與汪夫人同帷帳者垂  
三十齡情意款洽無乖忤之色每子婦進飲食或一味之珍必  
叩之曰汪夫人已食乎子婦應曰然始敢下筯非惟事長之有  
禮也其加厲於應昇者惟恐弗率于理時立應昇於前而語之  
曰吾不暇汎引古今事以詔汝姑即汝家言之汝目擊焉或耳  
聞焉效之宜若易易也爾祖南劍教授君而鄉先達徐公友善

徐既卒二子析田不能平由爾祖片言而決各受田萬畝二子  
德爾祖之靖其爭也請以畝二千爲壽爾祖力却之踰年二子  
強之益切乃納其間田五畝辭多而受少今人所難爾當效爾  
祖之介當爾祖之歿爾世父甫三歲爾父方在姪後三月始生  
爾祖母江夫人冰雪自守寡母孤子相依爲命凄然於寒杼苦  
鐙之間卒能再植厥家爾當效爾祖母之勤爾父由儒補郡吏  
從衢調婺台二州遷建平縣典史遇刑獄之有疑者必傳經典  
其無辜坐繫者必察其狀理而出之以故所至人咸稱其賢也  
爾當效爾父之仁爾祖若父其善行蓋不止是吾耄矣不能詳  
也以吾之所言則其所不言者宜以意逆之也初江夫人聘我  
以事爾父我至則江夫人歿久矣我不及侍養也所不深恨者



幸而有爾也爾當聽吾言籍而佩之他日有所成立使人謂江  
夫人有孫是吾志也嗚呼應昇何從而能受先母之托乎先母  
頗涉獵傳記每見書紙在地必掇拾付之水火雖入糞溷中亦  
固取之人問其故則曰倉頡造書時鬼尚夜哭可賤而蹂之耶  
性尤巧慧凡紉製縷結之事極其工綴諸女多師之經其指授  
者皆合繩尺然鬢毛種種未嘗少自暇逸所御衣裳或當漱澣  
必躬親作之子婦女隸求執其勞弗從也生於某年月日卒於  
某年月日壽七十二以其年月日葬於西安縣靖安鄉大鳴門  
山之原男一即應昇孫三曰士成士同士寧先君諱化孫前若  
千年卒其墓既別有誌惟先母之葬已久未有刻文吾子幸昇  
之非惟有以慰幽靈於泉壤抑將以昭示子孫使服膺慈訓於  
無窮也先是應昇爲浦江校官濂獲與之游嘗爲記其壽護堂  
者堂蓋爲母作也備聞其母賢甚因爲表其墓曰詩之有無非  
無儀說者曰婦人無所專於家事有非非婦人也有善亦非婦  
人也斯言也豈曰婦人不宜有善哉以其行不出閨門謂雖有  
善人無從而知之耳世之婦女賢者非不昉然明也頗求其故  
皆其子孫有以揚之故令聞煒燁不隨時而泯沒也然則隳石  
之文其可不亟圖之乎嗚呼應昇能之而濂有弗能焉其可作  
也已其重有所感也已

故孝友祝公祭甫墓表

濂嘗奉 詔總脩元史凡天下有關史事者下郡國長吏博加  
采輯悉上送官往往吏非知書者以致龐襍淆亂不足以取徵



孝友之人動至數千皆溢浮辭而垂實行濂令史官高啓撰次成編而親爲筆削之唯存一百六人皆灼然可以勵世淳俗者而處之祝公榮亦其一焉娶與處雖連壤不知公榮之詳後七年公榮之子崑持所狀群行求文表諸墓道蓋公榮之歿已十八年矣狀之稱述皆傳中所略者遂次第而序之公榮諱大昌公榮字也居處之麗水官橋里姓祝氏祝出軒轅氏之後至周武王時封彭祖遠孫光爲祝侯子孫爲齊所并故以祝爲姓歷代多有顯人具載家牒可徵也五季初有諱寔字茂之者自信安來爲處州判官遂遷焉壽九十二以歿塋宜慈移坑塘之東寔生中奉大夫鎮鎮生朝議大夫儒儒生承議承議生允懷懷生况况生宋紹聖進士建州司理叅軍奕奕生公冕公冕生

份份生武學教諭天祐天祐生潭州司戶叅軍詢詢生之琦之琦生紹紹則公榮之父也公榮孝友出於天性其在父母側容色穆穆以和父母意有所欲先候知之不待出言而事已集一日不見心惶惶焉若亡重寶得一甘味雖在百里外必歸薦之然後敢食母病晝夜鍊藥奉滫糜以進衣久不脫蟣蟲叢生其間已而疾勢革走謁於群神且泣且禱語不成聲見者爲之揮涕及母歿擗踊無筭屢至殞絕其於復襲揆綴歛殯奠祔之禮悉遵古制而不墜流俗之陋場人不戒火起竈突間烟燄漲天公榮於急遽中力不能救乃伏棺而悲號且曰天乎吾母在斯幸天有以祐之天苟不祐我將與母俱焚誓不獨存也其火忽自城州里嘆異曰昔蔡順伏母棺而火滅不意今日於公榮見



之公榮既葬母朝夕翹首如有望而弗至既而曰是終無以解  
吾憂也乃命工搏土肖二親像於堂朝夕事之如事生焉公榮  
敬兄公亮如其父家政大小必關白而後行公亮出仕公榮不  
敢中席而坐恒若公亮之臨乎上其弟公直亡公榮奔視遂類  
仆于地良久乃蘇抱弟屍而大呼曰吾弟去吾而何之乎悲悼  
過甚髮爲之早白撫弟遺孤逾於己所生公榮孳孳以同爨爲  
政請于公亮建家範數十則令子姓分任諸事視其勤惰而懲  
勸之每旦序食堂上氣象雍肅若不聞人聲三世之間愉愉如  
也或者欲間之說其分財公榮勃然變色曰此言何爲至於我  
哉必吾不睦于家不敦友恭之道故爾昔張公藝尚九世義居  
况親昆弟乎苟計利而害義大塊當不食吾餘因撫膺長慟言

者毅然而退故處之人士言孝友者一則曰公榮二則曰公榮  
至今無間言云公榮風岍偉特善談史上下二千年治忽幾微  
如指諸掌聽者忘倦尊賢重傳未嘗有毫毛褻慢意平心率物  
好惡無所偏徇而尤好施與故舊貧窶者周之死而不能棺者  
給之或丁歲儉下粟估糶之青田盜阻行舟民不能鹽食公榮  
出所儲益惠宗族親媼以及於閭井人皆德之當元之季四方  
用兵藩閫大臣多鈎致豪傑而布衣之士有談笑取將帥者聞  
公榮之賢辟書及至公榮笑而辭江浙行中書左丞相方承制  
行事署爲處州路儒學教授亦辭乃築室南野而隱居焉不幸  
以至正二十年庚子正月一日卒壽五十又八二十一年辛丑  
某月日葬於武川飛鳳山下禮也公榮凡三娶先配同縣王氏



次東甌王氏次閩中陳氏皆簪纓大族子男子三人曰山曰豈  
曰函皆好學尚義崑即來速銘者子女子三人常涓王達其婦  
也一未行嗚呼孝者百行之根抵萬事之綱紀也執一術而百  
善至百邪去唯斯道則然所以化民成俗者汲汲焉是務而莫  
敢忽也近代之制文臣自少卿監以上武臣自正刺史以上實  
錄方爲立傳而能行孝友之政者雖在常布中亦必登名與之  
齊行其治化之權衡於是亦可覩矣有若公榮之行之美豈可  
使其泯泯無傳哉嗚呼古之人有云位登台輔也爵列公侯也  
祿積萬鍾也馬踰千乘也歿之日曾不得與斯人之徒諫齒  
無他以風教所關爲甚重也瀛雖不敏其於公榮之事表而列  
之以爲世道之勸孰曰非宜銘曰

孝友之根實出降衷金石堪貫神明可通古之君子資之出  
治因其秉彛庸民孔易雖在布衣彤筆登名其意斯何樹之  
風聲閭閻祝君愛親靡舍朝斯夕斯肯離膝下親既云亡途  
殞在庭臨風泣血哀不自勝煬人勿戒火起曲突有烟勃如  
上不見日伏棺悲號誓與俱焚誰謂天高邈若不聞若勢不  
升熾不可遏不待反風雷焰隨滅家政之修法古名門毫髮  
敢私唯義之敦嚴布科條各授以事一門雖離罔有乖戾辟  
書交飛君笑而嘻我有我政奚暇外馳古有篤行照轍方策  
以今較之孰爲優劣埃風渺瀰德化耨鋤况曰善事不忘厥  
初飛鳳之山林木葱蒨勒文墓門用爲世勸

故太和蕭府君墓表



大江之西蕭爲著姓而居太和之後街者爲尤盛唐開元間有  
從浙水東來爲縣遂家焉譜圖關逸不知其名而相傳且二十  
九世矣自時厥後擢進士第於奉常者後先相望宋氏南渡有  
爲國子祭酒諱某者實生秘書監清伯秘書生南甫某年進士  
進士生四子長宗聖次宗陽皆以儒學入仕宗聖則臨江府教  
授宗陽則太和縣校官也次宗孟漕貢進士次則宗元府君然  
自秘書而下名皆忘今以其字書府君諱夢得元齋其自號也  
生四歲而孤鞠於母夫人倪氏年七歲夫人使之從師即知樂  
學九歲善屬文同肄業者皆畏而愛之已而與翰林待制楊君  
景行師事鄉先生達觀楊氏於是益潛心諸經而於易學尤精  
至元庚寅詔定江南版籍適部使者李公行縣李集多士於庭

試以經義中者始得預士籍繼其科繇府君遂升首選時倪夫  
人已老府君不復有出仕意科目法行雖舊日同門之友多躋  
廡仕府君澹然若無營或問之則曰吾母日薄西山吾尚欲遠  
游乎郡二千石及縣大夫數欲剡薦之皆不聽尋與漕貢君於  
縣西二十里創甘竹別業奉夫人居焉夫人性好施過內外族  
嫻之急者必思周之府君家雖貧能一如夫人之志女弟及甥  
女未有所歸府君備貲裝配于名族夫人悅而安之及夫人病  
府君不解衣者數月死則廬墓左三年然後返遠近學者慕府  
君文行咸願執經爲弟子學成而去若同里楊升雲若永新吳  
從彥若吉水周通若嘉禾俞鎮皆爲名進士其談談於北方者  
尤多不能悉舉也府君雖不及仕其仁民愛物之心旦旦不忘



縣之賦役無藝強有力者脫籍而使寡夫弱子承焉府君毅然曰是奚可哉乃走白上官稽其物產而甲乙之編爲義役三年人以爲允川渠有散壞者勉有力葺治之鄉鄰有訟者及相鬪者是非方糾紛能以片言決之不幸以至正甲午八月十一日卒于家壽七十又七以乙未十二月某日塋於家東某山之原娶丘氏子男一人飛女一人歸廬陵易子韶孫男三人曰執曰安曰鳳執鄉貢進士今選爲國子錄孫女一人同里吳所與其婿也曾孫男四人曰珠曰韶曰規曰忠府君所著書有易學旁通若干卷燬于兵無復存者府君之塋周通集群行爲狀進士顏成子據之撰銘納玄堂中禮畧備矣執復來請曰願有以表諸墓道嗚呼爵位可攸也貨泉可有也聲問可長也唯世惇書詩不可必也蕭氏自祭酒士傳經于家至於府君尤能繼其志而不墜其靜也于于其動也徐徐不銜鬻而進趨每深歲而自腴殘膏賸馥霑丐於人者亦足以獲多士之譽斯不亦君子之儒也歟是爲表

先母夫人陳氏墓表

先母陳夫人諱賢時金華潛溪人大父諱龍惠父諱道閑母金氏諱信夫人年二十來嬪蓉峰處士處士大雅君子生平不識僞言僞行與夫人偕如鼓琴瑟生二子淵濂一女娶以至正丙戌正月十七日卒壽六十有三其年三月五日即窆于白石山在潛溪西十里夫人淑茂柔明及行尤有聞于六親相處士建家備極勞勩晝趨事夜紉綴諸子衣大暑夕蚊蚋鬩撲乃燒燈



坐帳中久之帳色如發墨處士嘗謂夫人曰吾不解市美田宅遺兒教之通一經足矣夫人深然之至賣簪珥使游學遠方夫人早喪母事父甚孝雖在夫家懸懸慕之如飢但得食頗美亟遣人遺之不遺不敢先食夫人春秋未高見淵以醫學鳴用薦者爲義烏教諭濂亦自布衣召入史館娶適儒士賈明善皆有孫矣居亡何不幸歿世濂追痛罔極魄隕心喪深懼懿德不顯於後忍死而書之曰潛溪有賢母焉厥質郁如厥行潔如厥聲蔚如白石之山發徵畜腴其體魄之所寧歟是爲表

辭 凡二章

故丹谿先生朱公石表辭

丹谿先生既卒宗屬失其所倚藉井邑失其所依憑嗜學之士失其所承事莫不方皇遙慕至於灑涕瀟間之中心尤摧咽不自勝蓋自加布于首輒相親於几杖間訂義質疑而求古人精神心術之所寓先生不以濂爲不肖以忘年交遇之必極言而無所隱故知先生之深者無踰於濂也方欲聚厥事行爲書以傳來世而先生之子玉汝從子嗣汎忽踏濂門以先生從弟無忌所爲狀請爲表以勒諸墓上濂何敢辭先生諱震亨字彥修姓朱氏其先出於漢槐里今雲之後居平陵至晉永興中臨海太守允始遷今婺之義烏子孫蟬聯多發聞於世郡志家乘載之爲詳當宋之季有東堂府君者諱良祐懿然君子人也蓋以六經爲教以弘其宗府君生某某生迪功郎桂迪功生鄉貢進士環先生之大父也父諱元母某氏先生受資爽朗讀書即了



大義爲聲律之賦刻燭而成長老咸器之已而棄去尚俠氣不肯出人下鄉之右族或陵之必風怒電激求直于有司上下搥手相戒莫或輕犯時鄉先生文懿許公講道東陽八華山中公上承考亭朱子四傳之學授受分明契證真切擔簦而從之者亡慮數百人先生歎曰丈夫所學不務聞道而唯俠是尚不亦惑乎迺摠衣往事焉先生之年蓋已三十六矣公爲開明天命人心之秘內聖外王之微先生聞之自悔昔之沉冥顛躓汗下如雨由是日有所悟心竊融廓體膚如覺增長每宵挾冊坐至四鼓潛驗默察必欲見諸實踐抑其踈豪歸於粹夷理欲之關誠僞之限嚴辨確守不以一毫苟且自恕如是者數年而其學堅定矣歲當賓興先生應書秋闈幸沾一命以驗其所施再往

再不利復歎曰不仕固無義然得失則有命焉苟推一家之政以達於鄉黨州閭寧非仕乎先是府君置祭田三十餘畝合爲一區嗣人遁司稽事以陳時薦然有恒祭而無恒所先生迺即適意亭遺址建祠堂若干楹以奉先世神主歲時行事復考朱子家禮而損益其儀文少長咸在執事有恪深衣大帶以序就列宴私洽比不愆於禮適意亭者府君所造以延徐文清公之地先生弗忍其廢改創祠堂之南俾諸子姓肄習其中包銀之令下州縣承之急如星火一里之間不下數十姓民莫敢與辨先生所居里僅上富氓二人郡守召先生自臨之曰此非常法君不愛頭乎先生咲曰守爲官頭固當惜民不愛也此害將毒子孫必欲多及民願倍輸吾產當之守雖怒竟不能屈縣有暴



永好諂瀆鬼神欲脩岱宗祠以徼福懼先生莫已與以言嘗之  
曰人之死生獄神實司之欲治其宮孰敢干今先生曰吾受命  
于天何庸媚土偶爲生死計耶且獄神無知則已使其有知當  
此險歲民食糠覈不飽能振吾民者然後降之福耳卒罷其事  
賦役無藝胥史高下其手以爲民奸先生集同里之人謂曰有  
田則科徭隨之君等入胥史餌而互相顧非策之上也宜相率  
以義繫其力之胸羸而敷之衆翕然從每官書下相依如父子  
議事必先集若苛歛之至先生即以身前辭氣懇款上官多聽  
爲之損裁縣大夫勸耕于鄉將有要於民先生思其臨境邪幅  
靡獲往迎于道左大夫驚曰先生何事迺爾邪先生曰民有役  
于官禮固應爾大夫曰勸耕善乎先生曰私田不煩官勸第公

田生青芻耳是時圭田賦甫種戶多逃亡故先生以此爲風大  
夫一笑而去鄉有蜀野塘周圍凡三千六百步溉田至六千畝  
而羸堤壞而水竭數以旱告先生倡民興築置坊庸鑿爲三竇  
時其淺深而舒洩之民食其利後十年山水暴至堤又壞先生  
命再從子渾力任其事以嗣其成縣令長或問決獄得失先生  
必盡心爲之開導東陽郭氏父子三人虐歐小民幾斃又貫鉞  
蝕腹逼使吞之事移義烏鞠問當其子父皆死先生曰原其故  
殺之情亦一人可償爾二子從父之令宜從末戒若皆殺之無  
乃已重乎事上從先生議張甲行小徑中適李乙荷任器來幾  
中甲目甲怒拳其耳而死甲乙皆貧人甲又有九十之親先生  
曰貴甲罪則廢法徇法甲必死親無以養亦死乙屍暴於道



孰爲蔽之不若使竟其堊殖且慰其親徐來歸獄服中刑耳或曰甲或逃柰何先生曰若以誠待之必不爾也縣如先生言後會赦免細民有斬先生丘木者先生訊之民弗服先生聞于縣將逮之人交讓民曰汝柰何犯仁人邪民曰計將安出人曰先生長者也急昇木還之當爾貧民從之先生果實而不問先生客吳妙湛院尼刻木作人形以爲厭蠱館客陳庚得之欲發其事尼懼甚先生知之以計給陳出碎其木刻陳歸怒且詈先生徐曰君乃士人獲此聲於吳楚間甚非君利儻乏金吾財可通用勿憂也尼後輦金帛爲謝先生吻而去方嶽正臣及廉訪使者聞先生名無不願見既見無不欲交章薦之先生皆力辭唯民瘼吏弊必再三感額告之不肯親受其病者置懷郵公持節

浙東尤敬先生以尊客禮禮之衆或不樂競短其行於公公笑曰朱聘君盛舉諸公之長而諸公顧反短之何其量之懸隔邪皆慙不能退初先生壯齡時以母夫人病脾頗習醫後益研礪之且曰吾旣窮而在下澤不能至遠其可遠者非醫將安務乎時方盛行陳師文裴宗元所定大觀二百九十七方先生獨疑之曰用藥如持衡隨物重輕而爲前却古方新證安能相值乎於是尋師而訂其說渡濤江走吳又走宛陵走建業皆不能得復回武林有以羅司徒知悌爲告者知悌字子敬宋寶祐中寺人精於醫得金士劉完素之學而旁叅於李杲張從正二家然性倨甚先生謁焉十往返不能通先生志益堅日拱立於其門大風雨不易或告羅曰此朱彥修也君居江南而失此士人將



議君後矣羅遽脩容見之一見如故交爲言李醫之要必本於素問難經而濕熱相火爲病最多人罕有知其秘者燕之長沙之書詳於外感東垣之書詳於內傷必兩盡之治疾方無所憾區區陳裝之李泥之且殺人先生聞之夙疑爲之釋然李成而歸鄉之諸醫始皆大驚中而笑且排卒乃大服相推尊願爲弟子四方以疾迎候者無虛日先生無不即往雖雨雪載途亦不爲止僕夫告痛先生諭之曰疾者度刻如歲而欲自逸耶寡人求藥無不與不求其償其因阨無告者不待其招注藥往起之雖百里之遠弗憚也江浙省臣往討閩寇深入瘴地遂以病還錢塘將北歸先生脉之曰二十日死使道經三衢時召吾可使還燕然亦不能生之也如期卒於姑蘇驛權貴人以微疾來召

危坐中庭列三品儀衛於左右先生脉已不言而出或追問之先生曰三月後當爲鬼猶有驕氣耶及死其家神先生之醫載粟爲壽先生辭之一少年病熱兩顛火赤不能自禁躁走于庭將蹈河先生曰此陰證也製附子湯飲之衆爲之吐舌飲已其疾如失先生治療其神中若此甚多門人類證有書茲不詳載先生孤高如鶴挺然不群雙目有大小輪日出明雖毅然之色不可凌犯而清明坦夷不事表襮精神充滿接物和粹人皆樂親炙之語言有精魄金鏘鏗使人側耳聳聽有蹶然興起之意而於天人感應殃慶類至之說尤竭力戒厲反覆不厭諄其教人也人既易知昏明強弱皆獲其心老者則愛慈祥幼者則樂恭順莫不皆知忠信之爲美固未能一變至道去泰去甚有



足觀者或有小過深掩密覆唯恐先生之知凡先生秋履所臨人隨而化浦陽鄭大蘇十世同居先生爲之喜動顏面其家所講冠昏喪祭之禮每咨於先生而後定蓋先生之學緒諸載籍壹以躬行爲本以一心同天地之大以耳目爲禮樂之原積養之又內外一致夜寐即平晝之爲暗室即康衢之見汲汲孜孜耄而彌篤每見誇多鬪靡之士輒語之曰聖賢一言終身行之弗盡奚以多爲至於拈英摘豔之辭尤不樂顧且以吾道蝨賊目之及自爲文率以理爲宗非有關於綱常治化不輕於也居室垣墉敦尚儉朴服御唯大布寬衣僅取蔽體藜羹糗飯安之如八珍或在豪大姓家當其肆筵設席水陸之羞交錯於前先生正襟默坐未嘗下箸其清脩苦節能爲人之所不能爲而於

世上所悅者澹然無所嗜惟欲聞人之善如恐失之隨聞隨錄用爲世勸遇有不順軌則者必詢其改事有難處者又導之以其方晚年識見尤卓嘗自括蒼還道過永康謂人曰青田之民嚮悍值此法弛今乖之時必依險阻嘯聚爲亂已而果然又嘗告親友曰吾足跡所及廣矣風俗澆漓甚垂髫之童亦能操狡謀罔上天怒已極必假手殲之盡力善以延其胤乎時方承平聞者咸笑先生之迂言未幾天下大亂空村無烟火動百餘里先生所著書有宋論一卷格致餘論若干卷局方發揮若干卷傷寒論辨若干卷外科精要發揮若干卷本草衍義補遺若干卷風水問答若干卷九七種微文與義多發前人之所未發先生嘗曰義禮精微禮樂制度吾門師友論著已悉吾可以無言



矣故其所述獨志於醫爲多先生生於至元辛巳十一月二十  
八日卒于至正戊戌六月二十四日瀕卒無他言獨呼嗣汜謂  
曰醫學亦難矣汝謹識之言訖端坐而逝享年七十有八娶戚  
氏道一書院山長象祖之女先三十五年卒子男二嗣衍玉汝  
嗣衍亦先三年卒女四適傅似翁蔣長源呂文忠張思忠孫男  
一文楮女二一適丁榆一尚幼其年十一月日始葬先生于某  
山之原卒後之五月也先生所居曰丹溪學者尊之而不敢字  
故因其地稱之曰川溪先生云夫自學術不明于天下凡聖賢  
防範人心維持世道之書往往割裂摺拾組織成章流爲譁世  
取寵之具間有注意遺經似若可尚又膠於訓詁之間異同紛  
拏有如聚訟其視身心比量貌然若不相聞此其知識反出於不

學庸人之下於戲秦漢以來則或然矣然而靈豕不鳴孽狐之  
妖弗息黃鍾不奏瓦缶之音日甚天開文運濂洛奮興遠明九  
聖之緒流者遏而止之膠者釋而通之一期闡廓其昏翳挽回  
其精明而後已至其相傳唯考亭集厥大成而考亭之傳又唯  
金華之四賢續其世胤之正如印印泥不差毫末此所以輝連  
景接而芳猷允著也先生少負任俠之氣不少撓屈及聞道德  
性命之說遽變之而爲剛毅所以局量弘而任載重寤寐先哲  
唯日不足民吾同胞之念湏臾莫忘雖其力或弗支苟遇惠利  
少足以濡物必委蛇周旋求盡其心應接之際又因人心感發  
之機而施仁義之訓觸類而長開物成化所謂風雨霜露無非  
君子之教者要亦不可誣也致思於醫亦能搜隱抉祕倡明南



方之絕學嬰疾之家倚以爲命先生一布衣耳其澤物有如此者使其得位于朝以行其道則夫明効大驗又將何如哉嗚呼先生已矣其山峙淵澄之色并潔石貞之操與其不可傳者弗能即矣徒因其遺行而誦言之見聞不博惡能得十一於千百之間哉雖然舍是又無足以求先生者敢摭狀之槩敘而爲之銘曰

濂洛有作性學復明考亭承之集厥大成化覃荆揚以及閩粵時兩方行區萌畢達世胤之正實歸金華縣延四葉益燁其葩辟諸上尊寘彼達路隨其志分不爽其度有美君子欲振其奇血氣方剛疇能侮予七尺之軀忍令顛越壯齡已踰亟更其轍更之伊何我笈有書負而東遊以祛所疑非刻非厲曷圖曷究

豈止惜陰夜亦爲書昔雖其置今廓其滕始知人心與宇宙同出將用世時有不利乎惠家邦庶享厥志勤我祠事以帥其宗况有書詩以陶以礪以暢其施期壽夫物苟躬可捐我豈違恤仁義之言繩繩勿休昭朗道真釋除欲仇上帝有赫日注吾目天人之交間不容粟聽者聳然如聞巨鑪有聲鏗錡無耳不聰旁溢于簪亦紹絕躅開闢玄微功利尤博歛其豪英變爲毅弘所以百爲度越于人咕咕世儒出入口耳競藻闢華析門殊軌以經爲戲此孰甚焉不有躬行其失曷鑄世塗方真正資揚燎夢夢者天使埋其耀精神上征定爲長庚與造化遊白光焯焯表德幽墟遵古之義魚曰允哉是祠無愧

諸暨方孝婦石表辭



嗚呼是惟孝婦方氏之墓夫孝未易稱余獨歸之孝婦而不靳者將以媿為人婦之不孝者也孝婦姓方氏諱迎越之暨陽人生二十七歲歸同里楊君敬敬有母何氏孝婦左右就養惟恐違其志何病腑道澁不能親御偃溷孝婦浸之湯盆中以指深出之積歲之久手文皆龜裂而孝婦未嘗有倦色昔人有為親浣廁踰者史臣尚以為難載之於策考孝婦之事尤人所難者耶人之所難者且若是則孝婦其他之行弗問而可知也嗚呼是尚不得為孝婦矣乎使如此而不得為孝則夫勃谿而不恭者乃是為孝乎予自成童時讀劉向所傳古孝婦事以為斯世何為無此人心雖未敢必其無然歷三十餘年卒不能一逢焉呼余豈意今於暨陽乃見之也暨陽距予金華僅二百里予嘗

嘗兩至其處而不知有孝婦至今始得知之嗚呼予又意世之如孝婦者夫豈少哉特以不遇于君子故湮滅草萊而人弗聞之耳其弗聞者予固無如之何其幸而得聞者可不夫書揭之崇所以媿人婦之不孝者耶非惟媿人婦也抑將媿人子也孝婦性儉慈頗知讀書嘗粥田教子父德在母張皆宦族年六十一生二子恒慧其卒以至正二年九月五日其葬於馬鞍山以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云

誌

凡二章

故成穆貴妃壙誌

成穆貴妃孫氏諱某其先世居陳州父和卿仕元朝因家江南毗陵母晁氏妃稟性賢淑聰慧過人父母既亡長兄模治家事



值元末天下大亂妃年十三隨次兄範避兵揚州遇青軍陷城  
一時離散範不知所在元帥馬世熊妻遂育妃爲義女年十八  
未聘 上聞其有容德 詔納宮中及至言行皆有禮法如古  
賢女嘗請於 上訪求樸得相見 上即位冊爲貴妃位居衆  
妃之首妃益小心恭謹 上甚至有儆戒相成之助佐 皇后  
以理內治宮壺肅雍上下咸無怨者侍 上十有五年生四女  
其第二女蚤卒洪武七年秋九月癸未妃得疾至庚寅薨年三  
十有二 上爲之感悼 詔謚成穆復緣人情定議命 東宮  
親王持服一朞 勅有司營葬具甚厚念其無子賜田租三百  
石令樸供歲時祭祀之費卜日未得吉停柩宮中者無旬至十  
月巳酉始權厝京城朝陽門外褚岡之原禮也塗殯有期謹

勅書其卒葬歲月納諸壙中嗚呼哀哉

故檢校孔君權厝誌

故奉議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檢校官孔公諱瀛字世表宣  
聖五十三世孫初家曲阜四十七世曰傳始遷衢故事孔子之  
後得補文學掾公年二十有司以名上署昌國州學正教授岳  
州湖北廉訪使者辟爲書吏除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階將仕  
郎間乘馬出道逢宣政使騶從甚都公直前不避使使人讓之  
公曰我真聖人之裔官乃僞浮屠豈應相避耶政成以入廣例  
陞尹海陽政浣江二邑民安之湖南亂公供億軍中朝廷錄其  
勞授以今官尋以使事入蜀議連兵殄寇至蜀蜀亂公開關巴  
峽間久之復經雲夢洑洞庭回鄂鄂又亂妻張子思樵溺死無



滕散盡唯繼室高昌氏及爨下兩丁嫗存公度鄂不可居航彭蠡直趨豫章尋自豫章下九江九江又亂百具咸沒公被兵衣  
俵俵走持孔氏南北譜唯恐失之見者或曰迂人哉或曰此知  
本者也公一弗顧轉徙來金陵依富川族孫克仁居會高昌氏  
生子頗自慰曰得是亦足矣越三月子死窳嫗亦亡公且暮淚  
不收衢抵金陵路餘一千耳思還衢未行適衢人至言其家廟  
蕪不治田若廬爲戍兵所據益鬱鬱弗能解血出陰中藥之劇  
或具牲幣請築鍾山神公罵曰死生命爾神安能制哉急去毋  
汙我迨疾革召克仁謂曰克仁克仁吾出千萬死至此意能歸  
正丘首豈知死於道路以鬼事累汝語已目視霄漢者久之克  
仁亦凄然不能對夜漏下二十刻卒時壬寅五月二十有七日

壽六十三公生紈綺家遇風日佳時必張樂設燕爲樂趙歌燕  
舞交錯乎後先公頽然自放其中適甚末路顛連予子作寒窶  
士然生平俠氣時時見眉宇間識者憐之性頗嚴介子姓侍側  
終日不交一語多憚不敢近及是旅死無爲主後者唯高昌氏  
擁鼻號聲不忍聞克仁雖貧力爲具棺歛擇不食之地於石子  
岡距金陵城南三百步以卒後三日昇公柩權厝焉瀛與公皆  
浙水東人故數造公公喜執瀛臂曰吾見子殆欲忘食也未卒  
十五日與會稽梁君元亨會飲克仁家公居筵端劇談至日西  
下飲酒雖稍減精神浮動猶津津然不意公之遽亡也嗚呼人  
孰無患難未有甚如公者妻子死欲盡流挫困踣無所不極似  
可已矣若俾令終于鄉藿骨從先人復何害亦竟實魄於此其



甚可哀也夫公生神明之胄歷仕四十年又得中壽以死死且  
得禮葬視血染刀劍身膏草莽者又何如在公可以無憾雖然  
後嗣弗續古人所深悲公不幸蹈之人歟天也使公有知日決  
不瞑於泉下柰之何不哀乎燕聞公死哭之慟克仁請志其事  
因收淚以書其略若公群行之詳則有俟於撰銘文者

新刊宋學士全集卷第二十四



